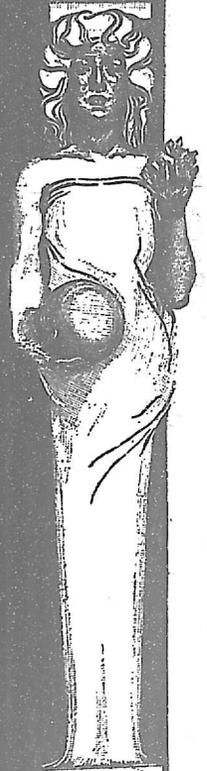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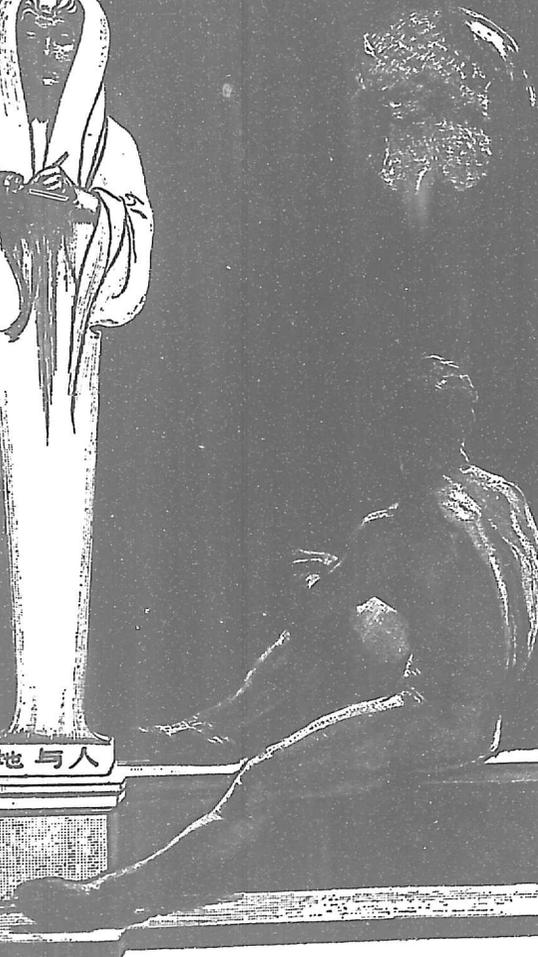
鄭紹文譯 邵可侶著



地与人



地与人



綜 合 史 地 叢 書 第 二 冊

社 會 進 化 的 歷 程

鄭 紹 文 譯

袁 利 賽 邵 可 侶 著



第 三 四 六 號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刊

上 海 福 州 路

目錄

上卷 勞働

一 勞働	三
二 採拾與農業	四
三 追求食物的種種活動	八
四 環境的改變	一二
五 遊戲	一四
六 棋 戲	一六
七 互助	二一

八	戰爭與和平·····	二一九
九	耕種的由來·····	三〇四
十	人與動物的聯合·····	三二六
十一	人類的社會性·····	四〇三
十二	進步的必然性·····	四六六

下卷 落伍的民族

一	史前史與史初史·····	五一
二	食物·····	五四
三	住居·····	五七
四	洞穴·····	六三

五	各種住所	六七
六	堡 壘	六九
七	湖上住宅	七一
八	聚合的地點	七四
九	小徑與大路	七八
十	遷徙與商業	八一
十一	工具與武器	八九
十二	織物與陶器	九三
十三	冶金的工作	九六
十四	藝術與藝術家	九八
十五	繪畫與文字	一〇二
十六	音 樂	一〇五

十七	節奏與工作	一一〇
十八	文身	一一三
十九	禱體與羞恥心	一一九
二十	羞恥心與衣服	一二五

插圖

一	一 葛受傷二鶴扶持	二二五
二	二 加弗爾人建築的房屋	六二
三	三 麥肯基島的文身男子	一一七
四	四 日本式的文身	一一八



上
卷
勞
動

一 勞 働

生活的必需，決定勞働的種類，現在各人種間主要的差異，即是勞働種類的不同。人類的祖先以穀物與果實爲生活，他們的指甲，牙齒，以及全部的結構可以作證：但當時究竟有什麼原因，使飢餓——可怕的顧問——出場盡其主要的角色，把人類的習俗與環境同時改變了呢？現在尙留爲不解之謎。從此以後，人類即追擊動物，食用動物；他們即循着四周自然的情況，爲獵人或漁夫，從事於戕殺禽獸。然而，從此種原始的階段，進至今日人類活動的極複雜的方式，文明並沒有經過顯明與一定節奏的程序，如大多數著作家所武斷的那樣；可是一般人總喜



歡跟在他們後面重複地說狩獵與漁撈時代之後，必是遊牧生活的時代；而農業則爲此種進化的第三階段。公道賽（Condorcet）把人類的歷史分爲「十個時期」並且特別指出「遊牧者的形成」與「過渡至農業的情況」是自古迄今，進步大旅行中最初的兩種階段。其實，今日地理學細密的研究已經證明所謂嚴格有一定程序的階段的連續，只是與事實不相符的純粹精神的觀念罷了。獲得食物之各種不同的方法，到處以四圍的環境爲決定的原因。多禽獸的森林與多魚類的海洋與江河的邊岸，和廣大無邊散着牲畜的草原以及鎖閉在狹谷中的山嶽，其居民的生活因被環境的情狀所限，自然產生互異的性質。

一一 採拾與農業

把有些部落，因往昔動物時代的遺傳而維持其肉食或果食的特殊風習除

外，人們可以說廣義的「採拾」，換言之，飢餓者尋覓食物時利用途中所遇到的一切可食的東西以滿足其食慾的行爲，即使不是普遍的至少也是通常的生活狀態。饑餓使人習慣於雜食；遺失在森林中的個人往往以各種昆蟲與殘物，作爲食料；他吃草，吃蟲，他嫌惡或不稍嫌惡地嘗試各種珠果或菌類，這當然是冒着中毒之險的；不過，普通，他總與一般野獸一樣的慎重。今日個人不得已而爲之的事體，往昔的部落，在土地沒有照他們的需要而加以改良之前，或永久或一季，或經過饑饉時期，全體都在實行。

在有些地方，特殊的環境決定採拾的原始方式，使其在世界上獲得惟一的特性。例如，生活於澳洲西北邊砂礫區的土人，爲尋覓他們連續地飲乾的「水源」不得不遍歷全境，他們往往焚燬半徑長八至十公里的荊棘地以求果腹的食品；待火熄之後，大人與小兒，大家手執尖棒，在遺燼中，精細地探覓那些經過地面疾火焚過，顏色稍焦而沒有成炭的蜥蜴，蛇，鼠，蟲，以及植物的種子。當自然的倉庫被

吃空，或水源被飲乾的時候，部落全部徙至別的「搭幕區」繼續過其類似的生
活。他們就這樣有定地以追逐水源的循環旅行與週而復始的部分放火，耗去他
們的時間。

在荊棘與森林的區域，人類須由土中，採得種子，塊根與根莖。他們看見種子
發芽，長成新的植物；他們在老的株幹上摘取新芽；他們發現某種塊根正在向上
生長牠的嫩莖。如此，農業已在他們的精神中呈現含苞的狀態；只要有耐性，有遠
慮，有時間的認識，真正的農業便能見諸實行。反之，普通被置於農業文明之前的
遊牧階段，好像要有較長的馴養動物所必需的預備時期。

譬如「新世界」自北冰洋至南極的大地上，農業的產生並不繼承遊牧的
狀態而起，因為那裏沒有一處能遇到飼養家畜的牧者。不錯，基叔阿人有一種家
養的動物——駝羊（Lama），可是他們只用牠來輸運貨物，他們的同族全部都
是嚴格地定居與務農的；不論何人，倘若沒有族長的命令，都不能離開他的田野。

在美洲，還沒有一個天才的人發現到馴養雌性動物，使其在乳哺時期以外，供給人類以多量乳汁的方法；即在「舊世界」上，也有許多民族，如中國人、日本人等，嫌惡獸乳。所以，此種人類的新獲得，大概需要很多的努力與時間，甚或需要動物特殊的生理狀態，因為獸類在自然的情況中，只有供給其幼子飲用的乳汁，如果取開牠們的幼子，乳的分泌即會停止的。

有些區域幾乎只許人類營其原始社會的生活。例如非洲中部，那些住在浩大森林中的矮人部落，如果隣近體力比較強壯的居民，不許他們，甚或不教他們以農業與交易的知識，他們除實行採拾與幼稚的狩獵外，不能有別種更高的工業。即如隔離在沼澤中的奴埃爾人倘若始終留於不易與四周乾地交通的狀態之下，又不是被判專作捕獲魚類與採拾穀粒的勞働麼？住在羅佛敦（Lofton）羣島（挪威）幾乎另一世界的島民，在汽船沒有使他們與其他歐洲的部分連絡之前，命運又不是限制他們專營搜捕海魚的生活麼？

很多地方，若氣候一有變更，農民因雨量的不足，就無法利用他們廣大的土地；獵人也因獵物逃避他處，再不能繼續狩獵的生活；於是，只好讓大羣的家畜往來徘徊，讓牠們食盡一區的草場，再向牧草同樣豐富的部分，迅速地遷徙。只有住宅四周飼育家畜，在家畜身上取得勞働協助，乳或肉，及不時袒護家畜抵抗猛獸的農夫，只有這些懂得牧畜方法的耕作者，纔能大膽地離開森林的區域，或海洋與江河的沿岸，跟在牲畜後面，走到四無涯際的草原，甚或越過瀑布與巉岩，登上鄰近山嶽的牧場。並且，遊牧者時常嫌惡戕害畜羣的動物；在極端需要的時候，他們纔殺害最老或最有病的牛羊，作為食物。牲畜對於他們只是一種儲糧；從此，我們可以總結一句說，遊牧的階段並沒有原始生活方式的性質，反之，牠是進步社會的產物。

三 追求食物的種種活動

在一切自然的區域上，不但有土地、植物與生產品等的差異，而且還有居民與工業的不同。環境可以說明人類中這些差別的由來，也可說明某種低級文明的方式在進步的民族，知道利用土地，培養食用植物的農業民族之旁，爲什麼能一世紀一世紀地繼續存在的理由。不論在任何時代中，海岸與江邊，森林與草原，沙漠與綠洲，崎嶇的高原與峻險的山嶽，都有其適應環境與採行環境所決定之工業的人民。

人類用以獲得食物的種種方法中，最使我們注意的，就是與這種種方法吻合的種種特殊文明的關係在空間中彼此的相近，較多於在時間中彼此的相承。換言之，人們於此只見地理方面的事實而少有歷史方面的事實。「極北」的底納(Tind)印地安人，隨其居地的富源，經營各種不同的生活：森林多的地方，爲獵人，湖泊多的地方，爲漁夫，沖積層土地多的地方，則爲農耕者。非洲北部的遊牧民也隨土地與氣候的差別自分爲養馬、牧羊、育牛與看護駱駝等職業。

如果一個區域內，有兩種自然的土地，例如沙漠與稍有灌溉的鄉野，居民即同時屬於兩種狀態：他們的每一個人同時是農夫又是牧者；他為他的雙重工作，漸漸獲得顯著的智慧，特別銳敏的感覺，與稀有的預知精神。耕作的時期到了，他即攜着輕的犁與種子袋，騎上駱駝，出門探求充分濕潤，不怕長期旱魃的肥沃的土地。天然的植物，地面的形態與微傾，示他以良好的耕區；他於是稍犁他的土地，撒播他的種子；如果利用的場所不夠，他即向較遠之處，尋覓其他暫時的農地。為牧養牲畜，他須認識數千平方公里的草原，他須知道——由傳說或由個人的研究——一個牧場能逗留若干月或若干星期；他又須明白，旁近是否有泉水或小溪，鄰居的部落是否是和平的或好戰的民族；最後他更須曉得何種道路與何種日期，最適合於他的「季候遷徙」(Transhumance)。

包在人類全部進步中的政治與社會的變遷亦能改變各文明間的界限；依照爭鬪的勝敗有時農耕者侵略狩獵民族與遊牧民族的領地，使其受着耕犁的

支配有時遊牧民族實行反攻，重新征服定居者的土地，讓雜草與荆棘佔領可耕的區域，從此人們既不能以播種獲得麵包，於是只好在未種的荒地上看管他們的家畜；以家畜的肉與乳，作為食料；這就是文明的倒退，加爾底亞（*Chaldee*）哈蘭（*Haran*）與中亞細亞有些地域就是如此。在「新世界」從狩獵與漁撈的原始階段到牧畜、農耕與工業的文明狀態，完全是直接的，並沒有過渡的時期。

任何文明的程序都絕對不是單一的，因為「自然」的本身就非常複雜，由此種複雜所決定的歷史的進化，當然是到處不一樣。很少農業的社會，不有狩獵與漁撈的存在。即那樣熱心地追獵驢幫（*Bison*）的「紅磨人」（*Pearu-ronges*）同時也是勤勞的採拾米穀者；在沼澤湖泊中尋覓野稻穗（芡米或菰蔣草（*Zizania aquatica*）是奧齊勃威人（*Ojibway*）最大的節期之一。在密士失必河上流各地常能遇到的「米諾米尼人」（*Menominee*）一名便能使我們想到此種採拾的重要。他們並且還種玉蜀黍。

另外，同一個人，因一年節季的不同，亦能屬於文明各異的階段。大概從土耳其斯坦（Turkestan）遷來，現在住在蒙古人中的哥東人（Khoon），每在播種之後，纔去從事遊牧的工作，外拜喀勒（Transbaikalie）的哥薩克人（Osagues）富有種得很好的田畝，到夏季的時候，也深入蒙古的內部，很幸福地在廣大的荒野上，過着數月飄泊的生活。「阿爾卑斯山的生活」對於瑞士的村民，不是一種從農耕而遊牧的轉變麼？當植物將要發芽的時候，他們灌溉他們的牧場，芟除他們的耕地，然後，到葡萄田裏，修築塹壕，整理葡萄的支幹；夏季到了，牲畜很愉快地登上高坡，嘗着山間新鮮而美味的青草；當寒氣向平原侵襲的時候，他們便須迅速地下山，但樵夫則仍留在森林中，把木材從「滑牀」（Glissoire）間滑下，使其循着河流進行。

四 環境的改變

依各地次要的環境，居民分成無數部分的社會，每一部分的社會，就其活動力的複雜說，可以代表人類的全體；每一家庭，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全人類的縮影。文明的每一階段都包有無限的，發生於歷史各時期的殘存要素，但這些要素，以生活的力量，把一切由來不同，時代各異的「傳習」(Tradition)熔冶為統一的與普遍的概念，漸次聯成一種諧和的組織。

個人與社會的革新，往往由外界的刺激而生。有時是「無機的自然」(Nature inorganique)不顧其間的生物，發生暴烈與無可挽回的衝擊，使世界改變局面；有時是良心反抗傳統的習慣，惹起突然的激動，使社會發生革命。火山的噴發，江水的氾濫，旋風的破壞等時常使各地的人民改變他們生活的性質或捨棄祖先的故土。在這個場合，環境的變化，引起觀念的差異，從此人們對於四周「自然」所存的概念，與對於新境遇所取的态度，自然與從前的不同。災害有時能有力地推促一地的人民向前進步。無疑的，災害往往是苦痛與損失的原因，不過，這些苦

痛與損失若與新適應所能產生的智慧的獲得比較，又算得什麼呢？反之，有些部落經過大災的殺害之後，在進化的過程上，有時會全部消滅；即有殘存的，也不過是生存鬪爭路上，未達永遠覆沒之前，以恢復過去習慣，古舊風俗，苟延其殘喘罷了。

進化「周期」(Cycle)的開端有時純粹只有人的原因：一個特異的個人，受着反抗精神的鼓動，攻擊傳統的風習，不合正義的強制，與周圍的事物時時不融洽，努力喚醒人們抵制壓迫，消滅階級，就足以使社會發生深刻的變化。勝利或失敗，維新者給予人們的教訓，總不是落空的；「希望」維持着人的勇氣，「自然」——或同類——放在生活路上的障礙，只是激發他的才能的興奮劑罷了。

五 遊 戲

人類羣體的變化，除來自外界無生命之「自然」的原因之外，尚有普通表現於遊戲的「相互教訓」給智慧以彈力時所生的原因。自由的遊戲就是人類最古的教育者之一，所謂遊戲與勞動很難分別，除食物之外，牠是人類活動最古的形式。如母親高興教育乳兒以漸次適應其環境的動作，恣勢與發音一樣，兒童與少年也喜歡把生活的情形重演於他們的遊戲之中。他們想像的能力那樣豐富，他們即在孤獨的時候，也有同時充當劇員，看客或蒙難者，演出喜劇的興趣。假如人數衆多，他們的遊戲則更有意味，他們每個人在喜劇或悲劇中扮起相當的角色；他們表演的神情極其熱烈與誠實。他們輪流地做獵人與獵物，勝者與敗者，裁判官與囚徒，有罪者與無罪者；他們演出生存的一切變象，他們從此受到各種感動，他們循着他們生存的自然傾向，學習發展他們自己的特長。有些在他們的遊戲中學到做自由的，善良的與率直的同伴；另有些則練習去統治或服侍別人。在娛樂的遊戲中如在真實的生活中一樣，人們都能見到暴君與奴隸的存在。

六 模 倣

人類不論在遊戲或勞働，總不知不覺地時常以他人爲模範；大多數表面好像自發的行爲，其實只是模倣。故歷史家應該在人類起源上考察人羣各種行爲的由來，動物世界是我們最初的教育者，牠供給我們許多寶貴的例證，作爲人生一切行爲的表率。第一，探覓與發現食物的真正學問，不是我們的長兄，有脊椎動物與無脊椎動物，教給我們的麼？在海濱探求「海產」的蟹或其他甲殼類，尋覓食物的四足獸，不動地立着等待魚類的涉水鳥，卽是空腹的餓者細心地觀察的模型；因被饑餓所迫，觀察者自己也嘗試各種不同的食料，如動物用以果腹的珠果與果子，小的禽獸與大的禽獸。再則，貯蓄食物以防饑饉的方法，人類也從其他動物學習得來：螞蟻，蜜蜂，跳鼠（Gerboise），松鼠與場撥鼠（Ohion de prairie）。

告訴他建築糧窖(Silo)以藏豐季時的過剩食料；例如白蟻「村」有「迴廊」倉庫與晒乾所，儼然是一個完全的世界。最後，病者與負傷者見到諸動物所採用的葉、木、根等，又不知得到多少醫療的方法呀！

在世界有些地方，人類開始有農業，或者也從動物模倣來的吧。自然科學家馬克其 (Mac-gee) 對我們說及加利佛尼亞灣附近，巴巴箬印地安人的情形。這裏，散佈着幾千萬螞蟻村，把巴巴該利亞 (Papagueria) 地方四分之一或全部，開發為生產之用。一般土人，目擊「勤勞的」螞蟻的工作，怎能不受感動呢？每一蟻巢有牠的穀類田，牠的打穗場，甚至牠的菌類種植處。是的，農業本能的產生於人類社會中，如它產生於螞蟻村中一樣，也許用不到模倣精神的干涉；然而，印地安人每年總訪問南部的區域，拿回玉蜀黍，南瓜與大豆的種子，待一有雨水的時候，即將牠們散播於土中。此種播種的工作，大概起於很古的時代，與巴巴箬人的組織部落似乎有點關係。馬克其說，農業若就其起源看，是一種「沙漠的工藝。」這

當然是太武斷了。但至少，以耕作發生於最肥沃之區的舊假定從此應該受到相當的修正。我們只要稍加反省，便會知道泥質的，今日成爲世界倉庫的土地，以那些只有幼稚的工具而沒有拖拉動物爲助手的初民來種，的確是太笨重了；輕鬆的土地，草原的沙質沖積層比較多有耕作的引誘力。

人類不但在食物方面無限量地靠着他的教育者——動物，即選擇住居或自造棲身所的技术也時常是他的「弟兄」指示給他的。如果他不看見蝙蝠在那些內中有祕密洞門的岩縫四周迴旋，一定有許多洞穴不會被他發現。善於編織纖維，羊毛，獸鬃，甚或縫綴木葉的築巢的鳥類，予他以很多好的觀念。昆蟲的世界教他以各種不同的工業，蜘蛛在兩枝間組織非常巧妙的，柔軟而韌性的絲網，尤其使他特別注意。在森林中，他喜歡聽黑猩猩打擊葫蘆所發的有節奏的響聲；他隨野豬，象或獾所開的道路步行；觀察獅的足跡，他知道沙漠中那一處有水

泉的存在；看見天空中鳥類高飛的方向，他猜想到最易攀登的山嶺，若在圓面的海上，他即預測到那裏是最狹的海峽，那裏是不見涯際的島嶼。

動物與人類所共有的本能，時常使人類遇着危險的時候，學到假裝，「假死」，逃避或變裝的技術。即極可寶貴的美的感覺與詩的創造也從鳥類中模倣得來。喜悅狂叫地翱翔於空際的雲雀（步跳鳥）（alouette）與愛情之夜在寬朗的森林中，吟其狂熱與悲傷之聲調的杜鵑（棕背鳥）（Roisinno）不是深深地印在他的腦中，使他終生不忘麼？船身的結構又不是依照魚體的形式麼？龍骨不是像魚的脊椎骨，船榜板不是像魚的脅骨，槳不是像魚的鰭麼？現在飛行機的製造又不是研究鳥類飛翔的結果麼？

模倣的範圍包着人類與動物的世界。只要某蠻族與另一蠻族接觸，就足以使模倣他人特點的需要即刻產生。即在同一人種的團體中，某人因有某種與他人不同的特徵，或因個人努力的結果而有顯著的品性，往往能使他的同伴們引

他爲表率，同時，全社會的智慧與道德的重心，也必因此而轉移。模倣通常如傳染病一樣，是無意地散佈的，但牠的影響卻特別深刻，感染到的人，一生都留於被改變的狀態中。

大多數或全部智慧的機能，如語言、讀書、寫字、算數、藝術與科學的實用等，都使人預想到先有模倣能力的存在與啓發；如果沒有本能的模倣才能，必沒有社會生活與職業生活的可能。原始的文學起於舞蹈，換言之，起於啞劇（Pantomimes）即跟着樂器音調與唱聲的合節姿態。裁判最初的方式是「以眼償眼，以齒償齒」的復仇法（Talion），換言之，是純粹的模倣。一切法律的條規只是往昔的習慣；人們總隱隱地承認而且不斷地重述那些於無可考究的時間中，就已實行的事實，並時常以「前例」（Précedent）爲依據。社會禮節的法則要訪問對訪問，請飯對請飯，贈物對贈物；道德的本質就從這種對個人，對團體，對全人類的義務，報答與相互服務的觀念中產生出來。（塔爾特（Tarde）語。）

七 互 助

模倣有很多地方與相互扶助——或互助——混合，互助不但在過去是人類進步的要因，即在今日仍是如此，牠必從有意識的漸漸進於本能的，終於成爲人類通常生活的要素。當十九世紀後半期，達爾文，瓦拉斯（Wallace）及其同輩，以生物適應環境的學理解釋有機物的進化以來，大多數的門徒只見問題的一面，在生物世界的無限悲劇中只認識「爲生存而鬪爭」的現象。但，物種原始（Origin of species）的著名的著者也曾說到『爲生存而聯合』的話；他也曾主張過『凡分子愈多而結合又極密切的羣體，其發展必榮盛，子孫必繁昌。』

可是多數「達爾文主義者」卻故意不願知道互助的事實，好像血的景色激發他們去殘殺似的，他們咆哮地大喊：『動物的世界是一種角鬪場；……一切

生物都爲鬪爭而生！多少粗暴的人，把他們自私的佔有行爲匿在科學的美名之下！多少次他們很快樂地站在強者的隊伍中，對弱者發出『失敗者都不幸』的戰爭的殘忍之聲啊！

無疑的，世界並不只有互助的事實，鬪爭與殺戮的慘劇，凡生活於地球上的
一切生物都是遇到的，從種子竊佔土地，魚卵爭奪海洋，直至人類的軍隊以毒氣
砲彈，鋼鐵，在戰場上彼此瘋狂似的大慘殺，無處不有互爭的表現。但相反的現象
比較更多，因爲結果總是生活戰勝，因爲沒有互助，卽生活也是不可能的。植物，動
物，人類既然都達到組成部落，或廣大的民族，其中大多數的個體既然能數日數
月或數年地經過生活的合規路程，而沒有意外的變動，可見和合的要素戰勝鬪
爭的要素。世界各處，彼此以各種不同的形式互相交換的極簡單的「早安」或
「晨安」的祝語卽指出人間有某種和合的存在，而此種和合至少是從善意待

人的情感中產生出來。亞刺伯有句俗諺，以很高尚的語調表出這種意思：『無花果樹看着無花果樹即是學習生果實。』不錯，另外，還有一句俚語，滿含着古代的憎恨，把善意只限於同國的人民間，這就是：『不要注視海棠樹，因為牠不與外人說話的。』

自然科學家，在他們的著作中所引用的動物互助的實例，數目幾乎不可勝計，但沒有一種事實不能在類人的社會中重找出來，有時不過形式稍有不同罷了。關於這點，螞蟻與蜜蜂給我們以很可驚異的例子；人們說，一切生物都為生存而殘忍與不斷地鬪爭的，但這些小動物卻不知怎樣，一時被鬪爭之神忘掉了，讓牠們營着合羣的生活。不錯，種類不相同的螞蟻間有時也會發生戰爭；牠們也有征服者與奴隸的主人；可是，我們應該明白牠們在勞働上是相互扶助的，由幾千百同盟蟻巢組成的蟻「村」，只有禮讓與社會和平的表現。

鳥類，四足類與兩手類的各種「社會」中，不知有多少使種類不同之個體

互相聯合的「休戚相關」(Solidarité)的動人的實例呀！相互的信用那樣強烈，致使最小的鳥類情願與兇猛的鷺鳥戰鬥；人們時常見到搖尾鳥(Hoche-queue)向鵲鵙(Buse)與鵟(Epervier)挑戰，即是一個好例。科羅拉多(Colorado)河濱，白陶土間，許多燕的「部落」竟安靜地築在隼(Falcon)所棲的岩下。所以，有些物種除人類之外，沒有他種的仇敵；在通常的情境中，牠們藉着完全聯合的庇護，和平地與全宇宙同生活；例如好望角的「共和鳥」(度鳥 (Republicains du cap))、美洲森林的鸚鵡類與新近夏威夷(Hawaii)羣島西面羅阿藏(Loysan)島的鳥羣，就是如此。

在這些動物中，「休戚相關」有時發展到人類所能意想與實行的善良與獻身的程度。例如某著作家曾對我們說，某獵人有一次向鶴羣發射，傷了其中的一隻，而被傷者只能以一翼飛翔，很有直跌地下的危險，鶴的全體於是立刻變更隊伍，兩個同伴，一個在左，一個在右，扶持牠們的傷友向前進行。另外，分工又加緊

一鶴受傷，兩鶴扶持。



各個體間的關係，例如季候鳥的旅行，最強壯的領着隊伍，使比較弱的易於飛翔。生物在各種不同的環境中，成立平衡，予地球幾千百自然的地域以特殊的狀態，這種現象即令我們假定動物聯合的形成。如果「人沒有人不能生活」是實在的，那末，「動物沒有動物不能生活」也是實在的：食草獸與食肉獸的鬪爭雖然是永恆的，但食草獸的消滅，即刻會自動地引起食肉獸的消滅。所以，敵人間的聯合仍繼續存在於實在的狀態中，並且互助是最有利的要因，你們不見食草獸漸次淘汰食肉獸的現象麼？不論人們怎樣花言巧語，在生物發展的歷史中，爲生存而聯合的要素，總勝於爲生存而鬪爭的成分。在命運上，最幸福的物種，並不是最精於掠奪與殺害的強者，而是武器不完全而最能密切地互助的弱者；最兇猛的，決不能戰勝最相愛的。

人類中的所謂「野蠻人」也是一樣，因爲有史以前的證據與現代諸民族

的研究都告訴我們，有很多的部落，大家和平地生活於共同勞動與土地公有的
和諧和狀態中。專準備戰鬪與單靠着盜劫生活的蠻族的實例，非常稀少。社會遇到
饑饉的時候，各個人必須節省口糧，使全體有較久的食物，這是固定的道德。大人
非但不濫用他們的腕力，而且往往爲兒童而自行節制。原始歷史的主要事實是
宗族與部落，羣體在初民的眼中是有生命的生物，各個人皆爲牠而貢獻勞動，犧
牲本身。相互扶助達到那樣完全的境地，有些時候，甚至實行於死後：新喜布黎得
斯 (Nouvelles-Hébrides) 島上，若有兒童死了，母親或姨母情願自殺，希望到另
一世界去看護她的親愛者。

卽在世界各民族——如蘇門答臘 (Sumatra) 的白大人 (Pakta) 與往昔
西伯利亞的朱克支人——間實行的老人的戕殺，或好一點說，老人自願的死亡，
我們與其視牠爲當地居民的未開化的證據，無寧以牠爲互助的事實。在一切人
爲一切人而生活，在各個人皆求全體的繁榮，在食糧時常欠缺的羣體中，老人十

分懂得事物的邏輯；生活重壓他，與重壓文明各國依然有用，或至少自信是如此的老人，完全不同。「吃別人的麵包」終成爲不堪忍受的苦痛，故上了年紀，已成廢物，因此，自己怨恨起自己的老人，要他的親族助他走向永久安息或永遠不老的新生命之鄉，却是一種慈惠的請求。

幾乎存在於世界任何部分，即土地完全被私有財產主佔據的國度也有些地方維持其形跡的財產公有制，可以證明互助即在文明程度已很高的農業民族中，仍爲一般人的理想與常規。這裏，各個人也必爲全體的繁榮而努力，我們只要在聯合村民的集合名稱上，稍加考察，便可知道。例如巴斯克人 (Basques) 的「共有村」(Universités) 俄國人的「米爾」(Mir) 或「小宇宙」(Petits univers) 塞爾比亞人的「柴特魯其」(Zadrugh) 或「友愛社」(Amities) 蒲利阿得人 (Bouristes) 的「弟兄會」(Fraternités) 等就是這個意思。

起於拉丁語，而爲拉丁諸文字所習用，而漸漸普及於世界的「康閔」(Con-

hume) (有譯爲市府與公社的——譯者) 一字，可適用於一切「分擔責任」的人，換言之，一切相互扶助的人。從「康閱」再生「康閱尼翁」(Communion) 其意即共宴與內心思想的交換。因爲人『不單以麵包爲生活』故互助繼續產生於思想的「交換」教育與宣傳中。社會愈進步，孤立的個人愈知道他四周的人是他的同類，即在無意中也能學得此種知識。未開化者幾乎如下等動物似的，在原始無知狀態中所過的生活，一到智能發達，情感擴大的人類中，則取得完全不同的性質。有了生活的意識之後，近代人再在最初僅限於維持生存的目的，加上一個新的目的：此後無限地發展的範圍，將包括全人類的安適。孔德(Comte) 語。

八 戰爭與和平

但是，人類進步的路上時常會有倒退——有時是可怕的倒退——的現象。互助時常把位置讓給互爭，讓給憎恨與復仇的兇殘的破裂。尤其是以殺戮爲職業的獵人最有發生人類間互相殲滅之慘劇的可能。狩獵使人發展狡猾與殘忍的本能；這間接是真正戰爭的原因，因爲追逐獵物的人，總以惡意注視他的敵手，一到相當的機會，憎恨就爆發了消滅競爭者爲戰爭的一種，但多少別的戰爭由這捕獲與統治的殘酷慾望所激起呀！

卽在遊牧或農業的社會中，爲爭論一塊比較優良的土地，誘引多少平和的居民，墮入無窮期鬪爭的漩渦啊！在神祕，犧牲之美德，浮遊於空中之邪氣的恐懼與不滿足，亡靈要生者以死亡助其再生等美名之下，又戕害了多少生命！有的人不是說，不流血不足以保持民族，國家或王國的生存麼？印度中部的公德人（hond）爲求他們家宅聖化，田野豐饒，及彼此分肉而殺害贖罪的犧牲時，總這樣唱道：「呵！中介者，你所流的血，能解土地之渴，能使土地有新的活力哩！」台灣的蒲

丹人(Douan)若在生前不獲很多人頭，死後不能進他們的天堂。在有些民族中，往昔要建造城市，第一塊石必須注以犧牲者的鮮血。相傳今日特里 (Delhi) 城所在，從前為許多旋起旋滅之城市中心的鐵柱，時常浴在血河之中；牠正豎在無數蛇人軍，——即土人——為旁杜 (Pandou) 之子，猶地克底拉 (Youdichira) 的光榮而被活埋的場所。

進步不可或缺的一種條件，就是分佈在地上的各種不同的社會，彼此必須互相認識；預先須有接觸的機會；這些社會既然發展於不同的地理環境中，牠們的思想方式當然是分歧的；牠們即使受着極良志願的鼓動，最初相遇的時候，也很難立刻就互相諒解。彼此既不了解，戰爭——各民族間的「最後理由」自然要發生。當交戰的力量彼此不相上下，戰鬥的時間經過很久，——數世紀，甚至數千年——彼此困乏至於極點的時候，自然只好從事媾和。自媾和而解釋，而成立來往的關係，甚至血統的混和，最後纔產生幸福的結果；兩民族的地平線從此開

廣了。但這新獲得的進步非但不是戰爭的結果，而反從相反的運動裏得來，如果沒有互相殺害的行爲，如果聯盟早於流血，那末，人們就用不到無謂的犧牲了，可是，民衆的腦中時常忽略了和平的事實，只記得「可怕的年頭」把一切性質的——應該明白地區分其好壞的——結果，都歸給這些由命運來決定的日子。

世事往往有被顛倒的，一般著作家皆讚頌人間暴烈的衝突，認荷馬所謂『不良的戰爭』爲人類最大的教育者。但事實卻正與此相反！表面好像從互爭中生出的良好的結果，其實也是互助的產品。憎恨從戰爭而生，而且孕育戰爭；人與人的相愛——卽簡單的互相了解——是大家諧和地努力的結果。

當對敵的力量太不平的時候，戰爭多少次推其結果達於極端呀！多少次，一個部落，一個民族，一個人種完全被殺戮被消滅了，使其絕對沒有進步的可能，因爲從此再沒有生物來努力進步的事業了！憎恨與愛情一樣，極易發生於人間，牠能突然狂熱地爆發於同愛一個婦人的青年之中；牠能使同尋一個狩獵，漁撈

或住居場所的諸民族，彼此互起鬪爭。再則，不但利益的衝突產生憎恨；即容貌，身材，膚色與稟性的不同亦能使嫌怨突然爆發。黑蟻與赤蟻互相殘殺；黑人，褐色人，黃色人，淡黑人與白人，彼此存着自己屬於別的人種，甚或別的人類的觀念，也很容易彼此發生衝突。

生活性質的差異也使人們互相憎恨。聖經的傳說告訴我們，從原始以來，牧者與農夫兩個人彼此爭論直至死了其中的一個，然後罷休。的確的，此種憎恨是上帝所願的，因為上帝拒絕農夫的祭品，纔生反對特權的兄弟的怨心。是等憎恨不斷地受着小說，戰歌與重新鬪爭的激動，即在產生牠們的原因消滅之後，仍繼續存在，歷久不衰，牠們幾乎獲得遺傳的性質。德國的一般教授不是很誠懇地名法蘭西的國民爲「世仇」(Ennemi héréditaire)麼？只隔一海峽的兩國民，彼此又不是以「豬英國人」，「蝦蟆法國人」相稱呼麼？甚至村與村的居民都互相仇恨咧！爲什麼？因爲父輩與祖先間彼此都會互相仇恨呀！獯惡竟變成了義務哩。

〔克拉達爾 (Crada) 語〕

只有以戰爭，纔能解釋被壓迫者一切權利被剝削，即「人性」與「靈魂」也爲他人所有的奴隸制。對於奴隸的事實是如此，對於未來的或偶然的奴隸，對於敵人或別種部落的人也必如此：奴隸不能有權利，不能期待任何尊敬。商業的必需，招待的傳習與國使的接待等固然產生許多例外，可以不受宗教的制裁，不在普通道德的範圍之內，但視敵人爲「一文不值的東西」卻是一樣的。

九 耕種的由來

爲生存必需所誘導，人類固有天才與觀察精神所發明的農業，隨着不同的環境產生種種特殊的形式。例如有些植物種子的爆裂甚或出聲的爆裂，必能引起人的注意。當巴西森林中的「野蠻人」見到一種大樹 (*Bertholletia excelsa*) 落

下一顆如人頭大的核果，裂在樹根上，向遠處撒播種子的時候，他了解這些四散的子粒含有能生同樣樹木的胚種麼？形態比較小的植物，如「無耐性的」鳳仙花 (Balsamine impatiens) 蒞葦 (Cucurbites) 爵牀 (Acanthe) 等也以同樣的方法散佈牠們的種子。至於自己掩埋果實的落花生 (Arachide) 則更能予注視牠的兒童以農業的直接教訓，最後以細齒一般的毛根，嚙蝕土地的蔓草，與在地下繞着一批營養囊的塊根植物也能教人每年應怎樣種植。鄉間的兒童很少不自發地嗜好耕作。我們中，誰沒有種過果樹？今日每個兒童所做的，即是幼稚民族在各不相同的土地，依環境的差異，以各不相同之形式所實行的。

所以，農業是誕生於幾千百不同的地域的，但我們又須知道，大多數的原始民族寧願以狩獵與戰爭，為獲得食物的方法，而不傾向於農地的耕種。因為土地的開墾，播種與收穫的勞働，要有不撓的工作，考慮與忍耐的工夫，至於追逐獵物或追逐人，則是一種偏於情熱的事情：原始人雖被飢餓逼迫，但仍以狩獵為一

種真正的娛樂，狩獵的不測，甚或死的景象，更使他們的娛樂激烈而狂暴，有時興奮達於極點，變成真正的瘋狂；在鬪爭中，人失掉理性，他們只有一種慾望，就是咬他的捕獲物，以牙齒分裂牠，使牠成爲細塊。（法勒羅（Fetoro）語）

十 人與動物的聯合

有些時候，動物的馴養較易於利用植物，因爲有些動物能自動地到人的面前與他作伴；過着同樣的生活，物種間必能互相了解。一八九八年，赤道非洲的格爾諾（Garlog）營地，有一黃色的大猴，自動地來當動物的監視者。牠完全以歐洲牧羊犬一樣的動作，引導羊羣到牧場，若有一羊離羣，牠即發怒地嚙咬不從命令者的脛部。待全羣安靜地食草的時候，他即跨上羊背，覓除牠的寄生蟲。那是很顯明的，牠所以做人的隨伴，當然是有利益的，牠願意與人聯合，也是牠所固有的創制

力要牠如此。

在有些地方，此種聯合可以說是強制的，因為土地與氣候，使人與動物同處於密切相依的狀態中。例如在新墨西哥的「郎哥」(Ranchos) ①與「哥拉爾」(Corrales) ②「掃除糞尿」的兀鷹(Vantour “vidangour”) 差不多是家庭中的一員，人與鳥類，由此產生「財產共有」與「休戚相關」的集合情感。「哥衣奧得」(Coyote) 狼即不是墨西哥印地安人的同席者，至少也是一個寄生生物；大家都知道牠夜間徘徊於灶邊，覓食餐餘的殘物，但人容忍牠，不使牠恐懼；似乎承認牠是遠派的親族，寬容牠夜中來訪，無非希望牠有效地驅除夜之惡魔與保護家宅的平安罷了。

① 意即小田莊——譯者。

② 意即畜牧所——譯者。

動物的馴養只是相互服務與共同生活所生的最初密切關係的更進一步。
在梭諾拉 (Sonora) 與 亞利桑拿 (Arizona) 吐綬鷄 (Dindon) 的被馴養絕對
如在歐洲的鷄群中一樣，我們由此可以想到此種飛行動物開始大概如鴿子似
的，同時向人要求棲身所與糧食，末了，待完全習慣於新環境之後，牠就不願再到
荊叢與炙熱的沙上去冒險了。人的馴養在這種動物的進化中沒有多大作用；同
情，自然的善性與利益的共同就足以使牠們如此。

如以上的現象一樣，人與動物為尋覓共同的食糧，彼此往往能互相了解。例
如南非洲的鸚鵡 (Concou)，霍屯督人很知道引牠們為採蜜的良友。鳥擔任發現蜂
巢，以尖聲指示蜂巢所在，人則答以口笛。待彼此明白之後，即共同去劫掠賊物，互
分食品，因為人總以充分的捕獲物，贈給他的「同伴」，以示感謝之意。捕魚也有
同樣性質的聯合。海燕 (Sterne) 在柏拉全維 (Pallajervi) 湖上，以共享的條件，領
導拉崩人的船戶到多魚地帶，使漁夫絕對無誤地投網獲魚。中國人在沒有訓養

鷓鷯發明以環束頸，防止牠們吞魚之前，是鷓鷯的共食者；他們共同在河上或湖中捕魚；卽在今日，內地許多江河間，自由的聯盟——鳥與人均分所得——還沒有被強者的利益所侵害。

另外，尚有爲防護毒蛇而結合的同盟。在馬耳的尼加（Martinique）島與安的列斯（Antilles）其他的島嶼上，荆棘地的鳥類，羣集喧噪，示人以蝮蛇（Trigonocephale）所在的近點，牠們屢次以勝利的鳴聲，慶祝可惡的敵人之死。我們與犬——人類之良友——的聯盟，由來也是一樣的。人時常見到野犬，十數成羣地追逐可怕的，一犬單獨不能抵抗的動物。卽在人類爲自己利益而捕獵大獸的時候，也常見犬類參與追逐，這大概是牠們希望從中分得一部分獵物的緣故。兩種獵者——人類與犬——的盟約就這樣締結了，實則，他們彼此間的聯合遲早會發生的，智慧與意志比較微弱的動物遲早會服從人類的。蒙古人的馴養鷹類也經過同樣的程序。

自發的最初友情，在人獸合作的事業上也有牠的重要；以有些物種說，友情是最初同盟的唯一理由。與尼羅河兩岸居民結合的羚羊與其他反嚼類，只是人類的同盟者，在沒有被人馴養當作食物之前，是人類的真正朋友，牠們得默許的契約保護，絕無危險。有些動物在人看來簡直是神聖：他們視牠是部落的「圖騰」(Totem)，以宗教的情感，子孫的敬意奉侍牠，好像此種動物即是他們的祖先似的。這是生存鬭爭場中人類與動物自由結合的紀念。

以前曾經引證過的唐喀人，可以說是屬於進化的這一階段。在長草波動的「青海」上，飼育家畜，是這些黑人的唯一事務與唯一理想；對於他們，如對於印度的婆羅門教徒(Brahmanes)一樣，動物是一種神明；任何宣誓都比不過以母牛的祖先為誓的語言，更有力量，更被尊敬。唐喀人自己只有小的茅舍或簡單的巢窠為住所，但母牛罹病的時候，卻選平原中心小島似的乾燥高地，建造特別清潔的病室。他們幾乎專以他們的家畜——讓人擠乳的母牛與母山羊——的乳

汁爲食料，他們不願意殺害康健的動物。唐喀人的母牛，形貌優雅如羚羊，時時受人尊敬；牠們的很強健，但很節食的主人，每日只在日落的時候，吃一發東西，且只以糶病或受傷而死的牛類的肉，作爲肉食的資料；有時遇到饑饉的時期，他們纔取家畜的鮮血和着乳酪飲下。共同的風習，使他們尊敬非常嗜乳的無毒蛇，他們的每一住宅都有許多各人能辨別，能以名稱呼喚的這些馴熟的蛇類。（斯克文富支（Schwinfurth）註）

同樣，鄰近文明的埃及人還馴養過鱷魚。相傳，上古唐特拉（Denderah）的人們，對於玩弄當時普遍於尼羅河的這些動物，非常能幹，且以牠們爲乘用的牲口。在不熟情形的歐洲人，未殺害印度喀喇蚩（Karachi）附近必爾蒙高（Pirmansho）河流域的爬蟲類之前，這些神聖的動物都忠實地聽着牠們看守者的呼喚，讓虔誠的染色者跨乘其上，以顏料抹塗其長鼻。蘇門答臘巴隣旁（Palembang）的兒童常與鱷魚遊戲，鱷魚飽食河上木椿屋中拋棄下來的殘餘。

有很多蠻族——尤其是南美洲的——的青年與婦人（特別是婦人）以不可思議的才能，迷惑動物。例如印地安人的小屋四圍，差不多是一個完全的動物園，獾（Chevreuil），負鼠（Sargue），甚至美洲豹（Jaguar）等，時常徘徊於門前；猴類在屋上樹枝間跳躍，西獾（Pecaris）在地上撥土，這裏那裏，到處棲有巨嘴鳥（Toucan）與鸚鵡。鵝鵝鳥（agami）與犬是大家全體體的防禦者，外來的人如不由主人親自領導，永遠進不了小茅舍。一個近代的歐洲人若富有這些家畜，他的廚房就不愁沒有美味的佳餚，但印地安人卻尊敬其動物的生命；動物是屬於他們一家的，動物所以替他們看家絕不是使用暴力的結果，合羣的生活是從自由聯合發生出來。真的，附屬於人的動物，因有此種友情，故牠們的進化步驟隨之加速，正如人類社會中，學生的智慧隨教育者的優劣而啓發一樣。

人類與其他禽獸由志願，狡猾或暴力而聯合的形跡，即在現在動物羣系以前的時代中，也能找到。麥哲倫羣島中間，烏爾底馬·斯貝蘭柴（Ultima Speran-

（呂）海灣附近一個洞穴的發現，使人無疑地知道此地的穴居者在數千年以前就飼育一種能攀懸的，今日已不存在的貧齒類動物（*Glyptodactylus*）；在人與動物共居的，寬二千六百平方公尺的洞穴中，有兩公尺左右厚的糞土留在地上，就足以證明這些已沒的動物，是當時人類的真正性羣。（汪柴爾（Hantahl）語。）

見到動物與人親善的事實之後，我們很難了解一般自稱進化學說的信徒怎麼能武斷說各種生物——自細菌的原始狀態，經過複雜的有機體直至狐狸的狡狴與象的聰明——的智慧已受必然停止的法則打擊，再不能向前進化。動物智慧的進化比較已知道使用工具的人類遲緩，倒是可能的，依動物的分類，區分各種智力不同的性質，也是應該的，但誰也不能否認繁昌的脊椎動物仍繼續不斷地向前進化的事實。人類與其下級的兄弟間確有發展的類似點。

十一 人類的社會性

凡在有小社會存在，或因共同利害而團結一體，自成一小世界的地方，人們必利用四周環境的種種便利，創造一個顯然確定的地理體。領域的界限往往是明明白白的，島，小島，或半島，繞以巉岩絕壁的山谷，環以嶄崖深淵的高原，不毛斜坡之下的肥沃平原，水源四周的繁茂土地……都是預先存在的自然體，讓後來的人類來做牠們的「靈魂」。

不論在什麼時候，即在原始部落徘徊於森林與草原的時期也是一樣，人類的「自然的社會性」(Sociabilité naturelle) 總竭力產生這些後來擴大為城市的團體：預備生長大枝的嫩芽已顯現於樹幹的周圍。所以，要研究那些使人類後來聚合為城市，首都，或廣大共和國的創造力，最好以原始的野蠻生活為起點。不論在什麼地方，我們都遇不到以完全孤立為理想的蠻族，他們生活於時常懼怕外人的恐怖中，倒是有的，若真的孤立，他們的生存只是一種緩慢的自殺罷了。絕對的與長期的孤獨之需要是一種變態的生活，只有在文化進步的社會

中，一般受宗教狂熱迷惑或生活痛苦迫害的不幸者，如印度的乞食僧 (Fakirs) 與歐洲的苦修士 (anachorites)，纔能忍受；就是如此，他們也覺得離不了周圍的社會，因為他們每日所必需的，以他們的祈禱與祝福交換來的麵包，也是依靠別人的供給。虔誠的信徒沉迷於完全出神的狀態中，甚或物化於他跪拜的所在，失望者如負傷的禽獸一般，暗暗地死於森林的蔭影之下，這都是人類的例外。

野蠻社會的健康者，如獵戶，漁夫或遊牧民，總喜歡與他的同伴合夥。工作的掛慮時常使他孤寂地窺伺獵物，使他在波浪衝激的小舟中追逐魚類，或離公眾的住所尋覓較良的牧草，但一有可能的機會，他即回到為城市起點的「幕集」中來，與同類過着共同的生活。

住在加利佛尼亞灣提蒲龍 (Tiburon) 島東岸荒漠帶背後的賽里人 (Seri)

即是與他人隔離而能維持其生活至現在的稀有的蠻族之一。他們僻居於遷徙的道路之外，爲商人所不知，偵察並躲避一切非獵物的生物，他們尙留於石器文化的狀態中；他們尙不知道改正石塊。他們的特點是跑路的迅速，他們所以能逃出西班牙人與後來「開化的」墨西哥人的連續的與大批的屠殺，就是靠着這種異能。賽里人以其食糞的習慣而得名；他們消費多量的「巴爾巴里無花果」(Figue de Barbarie) 無花果的一部分經過腸胃，不受消化；他們就把這些殘物晒乾，製成饑饉節季的新糧。一切都指出此種民族曾受「哥倫布以前」(Précolumbien) 時代的侵略者的壓迫，不得已纔逃避到這孤僻的地方。

十二 進步的必然性

每一小社會，在狹隘的範圍中，都能覓得其生活與演進的物質要素，若不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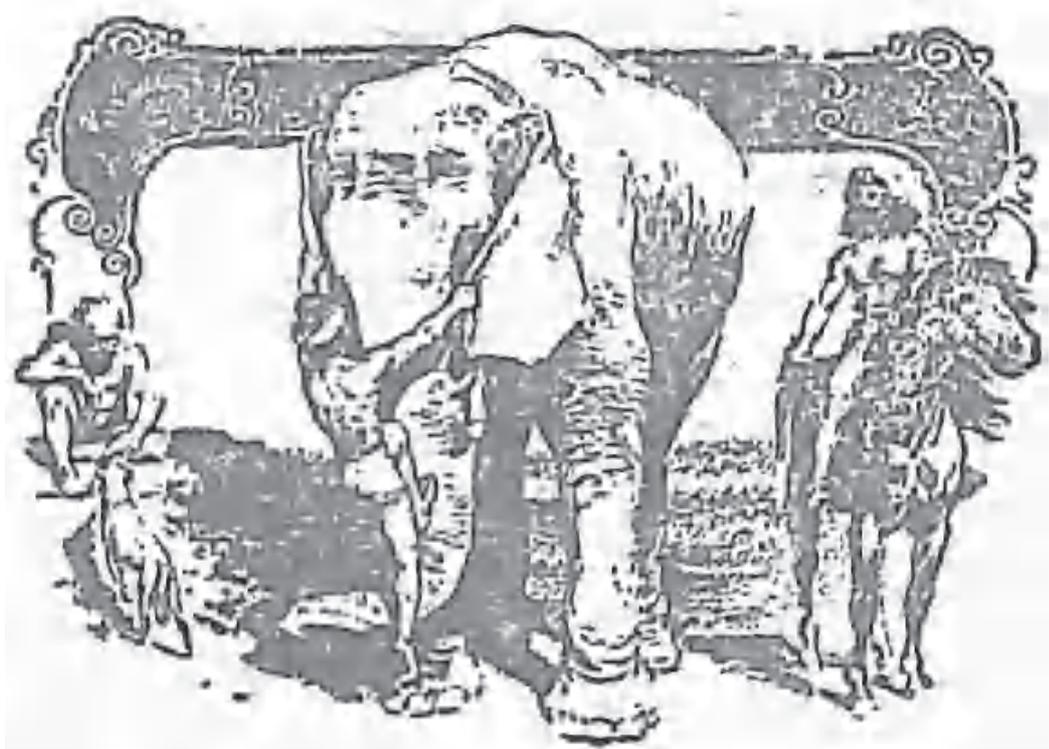
過千百種徐緩或暴烈的接觸，若不由無數政治與社會的團體，以不斷之吸收與浸透作用，連續地改變其平衡與性質，牠自然只能持續於原始的生活方式之下。所以人類的生活中，時常發生相承的積合（Integration）運動，把每一部落，每一民族，甚至每一大陸的居民，從原始生存的孤立中喚醒，使其組成一個部分雖各不相同而全體卻極「休戚相關」的大社會。

但在長期的進化路程上，人類不知經過多少不同的變故，多少表面混亂，而有時彼此中和，有時互相增益的勢力的衝突！多少並存的與複雜的原因，引出多少奇異而繁複的結果！和平的混合與暴烈的戰爭，為共同事業的聯盟與好像為永恆而建立的大工程的被破壞，荒漠地的殖民與肥沃區的蹂躪，這簡直是無限的漩渦，生滅其中的人類與各種生物，正如太陽光線所透過的塵埃一樣！

在這不絕的生與死的鬭爭中，有時似乎是生勝於死，有時又像是死勝於生，彼此的勝負皆隨各人的觀點而定；而且，宇宙永恆的變化不是兩種勢力的均衡

與完全一致麼？每一生命又不是若干生命的總和麼？

不過，單就人類與其四周動物所呈的特殊進化的景象說，從已知的原始直至現代，我們這世界的發展是向着集離散之團體，使其成爲漸漸密接的大社會，並與載着我們的地球合成一體這方面進行的。這就是人類以其特殊與主觀的概念大膽地稱之爲「進步」(Progress)的現象。





下
卷

落伍的
民族

一 史前史與史初史

人類原始以來所產生的無數變化，我們能直接認識的，只有記着日期與固有名詞的文書紀念物時期。但在人類想到以其生存的連續事件傳給未來的時代以前，「曙光先太陽而顯露」在這半明半暗的微光中，人們能瞥見大建築的若干斷片，證明有些民族的存在，並渺茫地探討他們的鬪爭與遷徙，同時彙集古來的傳說與故事，設法解釋牠們的意義；這一切遺物都是成立簡略記述的資料，許多確實證據的空隙就由這些想像的假定來補充。學者在被毀壞的紀載中，插補缺字，用意也無非如此。這種不完全與原始的歷史即「史初史」(Proto-hi-

histoire), 牠無定的界限, 隨科學對過去所放之光的強度, 漸漸向較古的時代推展。「史前史」與「史初史」完了, 真正的歷史, 纔隨民族與地域, 開始於各不相同的時期。因有「舊世界」印度洋與地中海沿岸各地文明的早熟, 歷史學的視線纔透射到今日以前五六千年或一萬年的時期, 此外, 在學者們尚未發現文書紀念物的區域, 土人的傳述不能追溯到數代以上。例如「新世界」就其全體說, 我們在歷史上認識牠不過四世紀, 能顯露美洲最開化民族在歐洲人未到以前過去種種主要大事的, 只是少許的微光罷了。

再則, 我們又可以說, 「史前史」尙存續於地球很多部分的居民之間, 這些居民在表面上雖屬於世界, 但仍浸沒於傳習之下, 維持其智識與精神的孤立。卽在西歐各國, 換言之, 近代文化光芒最耀炫的區域, 研究風俗習慣與民歌的人也能不斷地找到有史以前的古跡與遺物。藉這種人類連續時代的共存, 藉各種時期的混合, 尤其藉沒有多受各大侵略民族影響, 其實是「落伍者」, 而人們卻稱

之爲「原始人」的蠻族的研究，我們纔漸漸認識古人，我們的祖先，並且設法在太古的地理環境中，重擬他們的進化。

的確的，欲以想像推測骨骼與武器今日已被發現的原始民族所經過的生存狀態，自然不是容易的事。但有很多地方，自遠古以來，地理的性質沒有多大改變，有些現存部落的風俗與已經消滅的蠻族相同，可爲研究比較的資料。空間的距離與時間相合：人們能一世紀一世紀地旅行，如一地方一地方地移動一樣。就事實說，當米克魯哥·馬克拉依 (Miklucho-Maklar) 聽到新幾內亞 (Nouvelle-Guinée) 老人敘述距他們不久以前，火尙爲他們部落所不知，即在他們敘述時期，他們仍不能以人工產火：——某茅屋中的煤炭若熄滅了，須到隣家尋覓火種——的時候，他即在很遠的過去中徘徊了。發現於西里伯 (Celebes) 叢密森林中的大·奧拉人 (Ta Ola) 又不是更深地理沒於時間的黑夜中麼？

一一 食物

第一，我們須問什麼是我們祖先的食物？觀察現在的「原始人」就足以回答這個問題。未開化人的食物隨氣候，地質與土人所達到的文明程度而變遷。環境製造動物的食料；同時也供給人類口腹的必需品，依照時間與地域的不同，差異的程度達於極點，以致這個人最豐美的大餐，有時恰是那個人最作嘔的物品。有些知味者喜歡昆蟲，另有些則貪食酸臭的脂肪，腐敗的獸肉，或從馴鹿胃內翻出，半被消化的青草。與普爾伐斯基 (P. Valasky) 同行的某蒙古人見歐洲人吃鴨，不禁嘔吐，而他自己則食不洗的羊腸。有些民族大家只以穀物與果實為滿足，另有些則需要滴血的生肉，地球各地甚至有很多蠻族，因好戰的殘忍性與尊敬敵人，想以勇士的靈魂加入自身——如新嘉坡馬來人的吃虎肉——或因某種宗

教與愛國的幻象，及饑饉缺食，以人作獵物等關係，喜歡喝他人的鮮血。多少次，大洋上迷途的水手以抽籤指定他們中的一人，當作同伴的食物呀！頓冒爾·蘭 (Dunmore Lang) 以為玻里內西亞諸島居民中所以有許多食人者，原因便在常有這種遭遇。然而食人的習慣卻為宗教的性質所支配。有些食品與香料對於大多數人類是必需的，但對於其他種族則毫無用處：例如鹽對於歐洲的文明人是不可或缺的，但中非的有些人羣則嫌惡牠，這大概因為他們植物的食料中已含有充分的鉀與鈉的鹽類之故。

丹麥海岸的貝殼堆或「庖廚的殘物」西屬美洲的牡蠣化石 (Ostrerias) 區，巴西沿海的「古坵」(Santiqui) 湖村廢墟下的殘餘堆，都是無數世紀以來，繼續不斷的用餐的遺物。凡才爾各洞穴的土地就由數百代人類所用過的工具與所食過的獸骨漸次堆積與增高起來，今日的學者就靠這些生活在用餐殘物上的「原始人」的隨便拋棄，纔有研究的頭緒。

有許多擲在海岸的非常巨大的「貝殼堆」，即可證明當時沿海居民的文化已很進步，因為長三百公尺，寬三十至六十公尺，高三公尺的大坵不是少數孤立的個人或分散的家族所能積聚的。所以那時集合的漁夫一定很多；他們吃貝類，魚類，以及我們在殘物堆中能發現其遺骨的鹿，牛，鹿，豬，犬，貓，海狸與水獺等等。

由這些大坵的研究，我們纔知道有許多種動物與動物的變種已經消滅了，或曾受到極深的變化，有很多種動物，學者們以為在那些區域是沒有的，事實上曾在那裏生活過。植物的種類也有同樣的情形，例如：一般人都以為於羅馬時代從亞洲輸入的果樹，在有史以前，就自由地生長於西歐各地了。馬斯達西爾 (Mas d'Azil) 的穴居者在「有色石」 (Galets Colorés) 地層形成的時期，就已認識三種李，兩種櫻桃。在第三紀時期，高盧 (Gauls) 地方即有胡桃的存在。最後，馬得蘭 初期 (Magdalénien inférieur)，人類即已知道小麥，因為當時有麥穗的浮刻遺給我們咧。葡萄樹也同樣生長於西歐；巴達納 (Padane) 平原青銅時代的肥料

士 (Terramare) 中就發現到牠的遺跡。所以當時的意大利人已飲真正的葡萄酒，而此種飲酒的風習大概自西而東地傳播，並不是如不久以前一般人所相信的自東而西地移徙的。在史前的同樣時代，甚至在歷史的初期，阿爾卑斯山，伐來斯 (Varese) 與盧普爾斜那 (Lubiana) 等湖上居民已飲山茶莢 (Cornouille) 酒；在阿爾卑斯北面，自薩服阿至奧地利 (Austria)，發酵的飲料以覆盆子 (Rambiose) 與蛇莓 (Ronce) 的果實製成。這一切液體都能使人陶醉，因為，大家都知道人類往往需要以暫時的狂醉，忘掉自己，雖然通常有迷信與教儀在規定飲料的使用。

三 住居

史前的住居，如食物一樣，也隨環境而變化，古時一切建築的樣式尚存續於

我們今日文明進步的時代。覆雪土地供給哀斯基摩人的建築材料，與多石沙漠或厚密森林給亞刺伯人或印度人的，完全不同。即富裕而開化的人有意要以木材，練士，「都勃」 (Toube) ① 磚石，或大理石建造美麗的房屋，而周圍的「自然」仍刻印在他們的宮殿上。詩人雨果 (V. Hugo) 說：『氣候銘寫在建築中。』這句話雖然不錯，但尖的屋頂未必時常證明多雨，建築者所用的材料也有牠的作用，材料的性質有時決定住居的形式。

但合理的建築還是很少的例外；最大部分的人類還生活於簡陋的棲身所之下。即我們最奢侈都市的人民，在他們安適的房屋與寬廣的大路附近，也能發現到原始時代所用的茅舍，陋室，甚至巢窟，即把躺臥在地上過夜的貧民除開，我們能說近代的巴黎人，「堡壘帶」 (Noce) ② 的巴黎人比一無所有，活在最殘酷

① 一種硬泥，——譯者。

② 巴黎的貧民區域，——譯者。

自然中的野蠻人住得稍好麼？

在熱帶區域，厚密的荊叢尚爲很多蠻族的住所。新近，人們還見到樹巔的居民，以交叉的大枝的較平處爲自然的地板，以茂盛的樹葉爲屋巔，食物有時伸手即得，這一類住所同時又爲抵抗文明同等之攻擊者的堡壘；由當地的土人看來，這的確是最完全的家屋。但現在與使用槍砲的歐洲人接近，他們再也不能保存他們樹枝間的生活了。大家都知道，荷勒諾哥河三角洲上的瓦拉翁人（Orangi）即在江水暴漲的時候，也不再住他們的棕櫚了；至於如猴類一樣生活在「埃里奧頓德隆」樹（Eriodendrons）^①高枝上的薩拉人（Sara）也被巴其米（Baghirni）的奴隸商人以快鎗驅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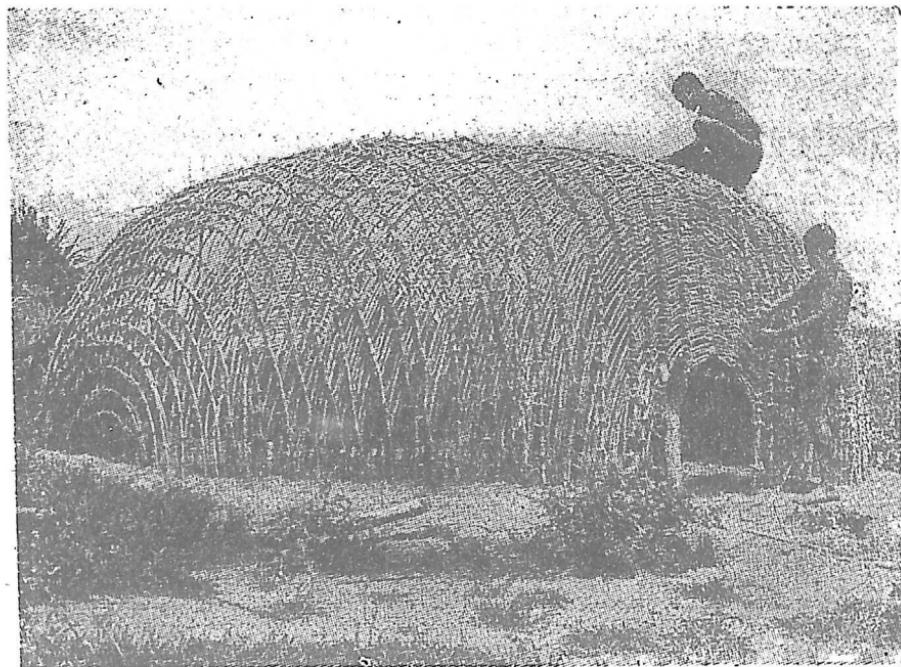
但在森林中，家族團體的陋室還是很多。這是地球很多區域——如森林荊

① 錦葵科植物之一種——譯者。

棘與蘆葦叢生之地——的一種現成的巢穴。有隱身，防禦與衛生之利的地方往往爲人類與熊或其他動物所爭奪。許多自然的棲身所，既能避風，又能遮蔽太烈的陽光，且有真正怡神爽心的苔蘚，樹葉或乾草的臥牀；卽在今日，一般文明人在他們生活的旅程上，若有機會比較家居的單調生活，與森林中的冒險旅行，他們在失眠之際，一定會感懷他們躺在草上時，眼看羣星與銀河閃爍於表面幽靜的樹枝間的雅趣。

住在這些可愛的避身所中，人們時常能以極簡單的方法，增加安適的條件，例如建造圓錐形的小屋。比較優美的建築亦很容易成功：先把樹幹刻成壁形，然後以板條，樹枝爲構壁的材料，木葉集成厚層，作爲屋頂；孤立的樹幹先當圓柱；多刺的柴木圍在家宅的四周抵抗猛獸或其他人類的侵入。這就是隨地方的植物而變化的各種小屋的起源。東亞諸國，田舍的建築家皆以體輕形圓而生長迅速的竹幹作爲主要的材料。

加弗爾人建造的房屋



初步建築的兩種模型，圓形與正方形或長方形，自然是依據當時當地的材料與構造的工作的。最通行的弧形住所，一定是動物界的遺產：海狸的小舍，赤蟻與白蟻的巢穴與牠極相似；牠並且是最簡單的，只要使列成圓形的枝幹低曲，頂上結成穹窿，再蓋以樹枝，或有時爲堅固起見，塗以黏土，小屋就落成了。

長方的形式比較複雜，但遇必要時，擴大亦很便利；美洲的伊洛葛人（Iroquois）與其他印地安人的「長屋」，以及南洋羣島同性質的，用以接待青年或部落賓客的建築物，大概都是這樣造成。直角形的房子，雖常繼圓屋而起，但也能直接由那個在排列有序的四株大樹間，建造住所的人，「發明」出來，在建築家技術充分發展，能隨意創造種種形式不同之房屋的區域，保守的精神與人種的傳統觀念，必一世紀一世紀地維持着他們累世相傳的模型。例如非洲，就住所的觀點說，可以分成兩半，雖然彼此的界限互相混合：一半屬於圓形的小屋，另一半則爲直線的住宅。其他的區域，有的屬於圓塔形，有的則仿尖塔形。

四 洞 穴

除開森林與荆棘之外，「自然」還贈人以洞穴，使他們在此居住。洞穴與懸崖下被水蝕空的隱身處，對於人類如對於獸類一樣，是現成的好住所。在有些地方，尤其在穿有分歧之隧道與洞穴的石灰岩區域，一切人都是穴居者；人不見半個人跡地走過一個廣大的面積；各人都隱在岩石的深處；就在這些地域，我們的祖先也須與野獸鬪爭；考古學家於此曾發現到許多住戶調換的痕跡。這種地下的住宅，有些因四通的隧道的發達，簡直是真正的市街；部落的全體與其牲畜住在下面，毫不怕包圍的危險，尤其當他們有許多出口的時候。但多少地下村莊的居民遇到人數衆多的敵人，封鎖洞口，擋住出路，放火燒着草料或濕葉，死於飢餓和悶煙中，以其地室爲墳墓啊！這些殘忍的戰爭事實不專屬於史前的時期，即

我們今日，一般「文明人」也以同類可憎的方法，增加他們的虛榮光圈。

和平的時候，穴居者也沒有安靜地生活於岩窟之下的保證：水從石隙中滲出，其白色的懸珠裝飾着拱形的天花板，使洞穴的有些部分不能住人，另有些地方，則屋頂龜裂，地若稍微震動，即有崩坍之禍，隨之而生。

洞穴雖然有這些不利與危險，但在過去——甚至現在也還如此——人類卻多以牠們爲住所。一旦住進岩石裂縫或懸崖底下以後，常有美感與改良居室之要求的人類，便知道削平土地，使其適於休息，穿掘溝渠，藉以洩水，剷除凸石，以免衝撞，向左右開闢新室，以增住處，甚或設法製造煙囪，以通灶煙。穴居者若離開他們的洞穴住到大氣中向着太陽的人造的房屋，就有些觀點說，的確受到若干損失。住在冬暖夏涼的岩洞中，世間實在沒有多少住宅有這樣優良的衛生條件。

埃及古物的發掘者貝得里 (Flinders Petrie) 住在歐洲的大廈高樓中，時常懷念他搜掘齊才 (Gizeh) 金字塔時所擇居的墓室。蘇西亞納 (一名以欄 (Elam))

古國枯斯坦 (Chuster) 的富人，在柴格羅斯 (Zagros) 山坳下的礫石凝岩中開鑿地窖；有些地室直達屋下二十公尺之深；這裏就是他們家人夏間避暑的所在。世界各地——即最適應近代文明方式的國家也不在例外——尚有若干穴居者，對於住居雖依我們時代的需要而加以改良，但仍保持其古舊的方式。一八九〇年，意大利尚有三萬七千餘地窟，住着十萬左右的人口。法國，尤其是格羅內 (Garonne)，羅亞爾 (Loire) 兩河及其支流沿岸石灰質小山，也有許多人佔着自然的或人為的洞穴，以之構成真正的村落。例如蒙多阿爾 (Montoire) 附近的「岩石村」(Roches) 其中的居室，地窖，家畜欄，勝於周圍的近代住宅；甚至還有一個今日已經損壞的教堂穿鑿在岩石中間。另外，這些人工的洞穴還有大部的裝飾；學術復興時代，「羅曼」(Romanes) 式與「高德」(Gothique) 式的雕刻，把開鑿的時期告訴考古學家。距蒙多阿爾六公里的得羅奧 (Trois) 圓丘，地下有許多隧道聯絡各家的層樓，使牠們下與泉水，上與堡壘交通。無花果樹與胡

桃樹的根莖生在岩隙的裂縫中，絕壁四旁，綠以盛土的庭園，園中長着百里香 (Thym) 迷迭香 (Rommariu) 與沙參 (Sauge) 等發香的植物。洞穴生活，維持最久，能以進步適應近代習俗的，要算得羅奧了。

印度不是有許多鑿在岩石中的華美的寺院麼？神聖死者的古城，與生者的城市，同時並存。所謂「石城」的彼得拉 (Petra)，內中有碑銘與塑像裝飾的迷宮，今日只是一種廣大的墳墓罷了，但在一千八百年前，當有意模倣羅馬的統治者在位時，卻是一個極奢侈極華麗的王城咧！他們當時的建築，用不到搬運石塊，只在岩上，一段一段的鑿下就成。

假如有些洞穴的岩石，性質堅硬，足供人類經營美的工程，成立宮殿與寺院，另有些掘在疏鬆土中的地窟，則留爲野蠻人或缺乏一切安適的墾荒者的陋居。例如生活於森林之外，不能建築茅舍的北美阿爾公根人與烏龍人就在平野中開掘孔穴，上半蓋以草頂；侵略土人地域的歐洲移民在逐去紅膚人之後，也以同

樣的方法建造——至少是暫時的——住所，這就是「杜葛奧特」(Dug-out)，即一種最簡單的，與喜布黎得斯羣島和蘇格蘭的「温斯」(wuns)相近的「土窟」(Doblat)。西藏高原的鑛夫，爲避免猛烈地掠過地面，揚起礫石的暴風，也鑿造同種的地室。兩軍對敵使人回憶起來就感苦痛的「壕溝」，多少人「生活過」，多少人死過的「隱身所」也是這樣的呀！

五 各種住所

在最幼稚的時期之後，人類探求「較善」的本能教我們祖先改良其樹梢、荊叢、岩石、平地或雪堆間的原始住宅。在史前很早的時期，人類就知道，依照周圍自然所供給的材料，在地上建立住所。從他發現切截石器，編織堅固之繩索的方
法以來，他就能如意鋸斷樹枝，拔除或從根腳砍斷樹幹，安置木柱，蓋造屋頂，使房

中有門，有窗，有分開的內壁。從前，薩爾馬底亞人的「伊斯巴」(Isba)就這樣建造起來與今日俄國農民所居的陋室極相似。

別處，如喀什米爾，尼泊尔 (Nepal)，西金姆 (Sikkim)，的羅爾 (Tyrol) 與瑞士諸山也有類似的情況，這些地方的牧人也有各式各樣建造基礎與石階的石塊與種種構屋與製器的木材，以同樣建築法建築的「砂勒」(Chalet) ①所用的材料，配合得很美。從各蠻族學得以動物之肉為食物以後，他們即有獸皮，供給他們遮蓋平野上的居所。稍後，當各部落發現了織布技術，他們又有帳幕的資料。在別處，知道以日光或火巧妙地弄硬泥土的人，漸漸地知道製磚，以磚建城，以磚造基礎，以磚築金字塔。最後，由這些原始的或後起的住宅形式中，又生出多少具有地方環境與原始環境之特徵的中介建築，因為一般建築家，雖然換過地方，總

回憶到他們最初祖國的房屋的形象。例如英屬圭亞那（Guyane）內部的加拉伊普人（Caribs），其所居的草原雖然完全是乾地，但也依照他們的兄弟——沿海濘泥區域的瓦拉翁人——的方法，建造他們的茅舍於木椿之上。巴布阿（Papouasie）海岸濕地家屋的建築式樣仍存續於內地的乾燥區；建造二層樓的起源或許能以這同樣的理由來說明吧，樓下層即木椿間，被人圍以草蓆，用作飼養家畜，或放置什物的所在。

六 堡 壘

防禦的必要時常是決定住居與建造方式的原因之一。多岩石的區域必予最初的人類以最安全的感覺。我們祖先傳給我們最神祕的一種遺物就是這些。在世界各處，在歐洲，亞洲，美洲甚至大洋洲有些島嶼上，都能遇到的「巨人牆」

(Mur cyclopeen) 古代難道有什麼潮流經過人間，使有些蠻族感到堆疊大石的鼓動麼？當我們這弱小的人類未出世以前，究竟有過什麼神異的巨人能以那樣強大的體力，建造這樣稀奇的大建築呢？那種失望的情感，或深刻的信仰能使微小的人類「搬運山嶽」呢？我們現在還不知道；已經觀察到的，只是這些岩塊未經人工改造，就以自然所供給的原狀，用於建築；一般建築家只巧妙地加以藝術的配合；這樣工作的習慣一定會獲得宗教的性質，原始人大概視削磨岩石的突角，鑿平岩石的表面是有傷石頭尊嚴的瀆神行爲，（哥比諾語。）

部落總用心地選擇神聖的地點，以藏其寶庫與「靈魂」。在非常崎嶇，上覆岩石，中散沼澤與流水，且由森林或荆棘顯示神祕的地域，土人總把內堡匿在小路的遠處，使經過的敵人見不到他而他可以窺伺敵人。在那些不能隱匿的地方，他們至少使防禦的場所難於接近。柵欄，假門，洞穴，陷阱，誘惑的小徑延緩攻擊或完全阻止敵人的侵襲。

顯露的區域，通常都以難登的岩石作為堡壘的地址：例如美洲有許多部落隔離在四周繞以直立斷崖的巨石上，只鑿在岩石上的階級與底下的平原交通。古代雅典的亞克羅波爾 (Acropolis) ①與羅馬的加比多爾 (Capitole)，一方而是保護本城的神廟，另一方面則為失敗與被劫時的最後避身處，對於當時的城市不是很緊要麼？

七 湖上住宅

其他各地，尚有利用沼澤與湖區為防禦堡壘的；這就是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歐所發現的「湖上村落」(Palafittes 或 Terremare)。一八五三年至一八五四年

① 衛城，——譯者。

的冬季，當蘇黎世（Zurich）湖的水量特別低減的時候，人們在奧拔梅蘭（Obermeien）附近，距岸稍遠之處，找到建築在樁上的古村遺跡。從此以後，一般搜掘專家在很多區域發現到別的湖居舊址，其中存有數千數萬我們祖先在有史以前工作過的物件。只是紐砂德爾（Neuchâtel）湖沿岸，公西斯（Concise）一個水村，從發現的初年起，即供給瑞士各陳列所以二萬五千以上的古工業的標本，另外還有一公尺厚的泥層留待發掘咧。

被發現的東西既然這樣多，那末，我們要以想像推測湖上茅舍的情形，當然非常容易：小舟纜在屋旁，階梯懸在水上，室內的什物極簡單，有工具，武器，避邪品，貴重的首飾，籃，筐，用作食糧的穀物與果實，與人同居的動物，以及供人食肉的家畜。另外，要想重造這些茅屋，我們只要模倣尚存於比利敦（Billon）島，婆羅洲（Bornéo）巴布阿（Papouasie）海岸，以及距馬拉該波（Maracabo）不遠之南美洲沿岸的住所就成。歐洲的巴拉得路（Paladru）湖在喀羅林王朝（Carolin-

Bienna)時代尚有水上的茅舍。愛爾蘭與蘇格蘭的湖村(Cranog)直至十六世紀尚極通行。多少城市起初只是湖居，以後漸次擴大爲都會，而我們今日尚不難發現其原始的核心呢！蘇黎世與尼陀(Nidau)城卽是一例。其他的水村漸次干塞，成爲堅固的陸地，終至建起城市。例如伐勒斯湖的伊蛇辣大(Isoletta)或斯敦保(Starnberg)湖的羅斯能薩爾(Roseninsel)。旁堡(Bamberg)與瓦爾支堡(Wurzbourg)最初建築在水上，以後大概因江水被殘物或泥沙沖積，漸次接近沿岸。海岸也有同樣的現象。底爾(Tyre)古城，亞歷山大里亞的燈塔島(Pharos d'Alexandrie) 阿爾及耳(Alger)的錢齊刺(Djezireh) 威尼斯(Venise)與啓奧其亞(Chioggia)卽是最著的例子。今日，水村在「水邊遊樂場」(Casino)或「海邊車站」(Gare maritime)的形式之下，重現於堤岸的盡端。

若詳細研究每一地域，我們就能見到大部分古式的住居尚留存於今日，關於這點，有很多地方特別有趣。我們在摩來達尼亞(Maurétanie)包括隣近沙漠

的逐爾排 (Djerba) 島與都尼齊亞 (Tunisie) 和的黎波里 (Tripoli) 沿海山脈的部分，能發現一切住居的形式。造在樁上的海濱建築物，柏柏人的堡壘，近代的要塞與住屋，遊牧民的天幕，在岩中鑿掘長廊，外面只通漏斗形出口的洞穴，斜向通至內庭——狀如大井，四面有合規地掘成之洞穴，互相交通的內庭——的墾壕，最後，被圍者能從「內堡」(Eaduri) 到別「內堡」地逃避的城堞金字塔，這就是西爾特 (Syrtas) 沿岸狹小區域的各種住所。

八 聚合的地點

集成村落鎮與城市的人類，對於住址自然適應其四周的環境與利用環境的特長。如土地的性質，丘陵或山嶽的防禦區域，供給潔水的泉源附近，予以木石的森林與石礦之旁，能夠避風停船的小灣沿岸。但除附近環境的有利條件

外，還有較遠環境的條件；部落蠻族與民族都以他們相互的愛力，在地上成立各不相同的團體。人類之所以傾向於彼此相見，測量與鄰人相隔的距離，向鄰村方面，開闢小徑，起初大概只是一種純粹好奇心的結果，以後纔有同情的情感與互相救濟和相互扶助的需要來盡其聯合的任務。除墨西哥的賽里人與亞馬孫大森林的蠻族受環境限制，沒有與他人接觸的機會，致使他們互相敵視外，分佈地上的一切種族的團體都喜歡在或長或短的時間距離中，彼此相見相親的。

大多數邊界的部落都有相遇的地點，他們普通總選那些因有自然道路：如江河，峽道或山嶺等使人容易接近的場所。慶祝節期，召集會議，交換彼此多的貨物，都在此處。前世紀，紅膚人尚自由地跋涉於密士失必河的平原與森林地帶，以高臨諸河會流的半島；——如分隔摩農格希拉 (Monongahela) 與阿利給尼 (Alleghany) 二山的三角區，或能自由眺望同伴們在草野步行或水中搖槳的寬廣的小岡：——如密執安 (Michigan) 與休倫 (Euron) 兩湖間的馬尼都 (Ma-

niou) 兩小島，爲他們集合的地點。兩大洋分水嶺附近，西面立着窩民 (Wyominis) 山的大草原，美洲下諾甫哥羅 (Nijni-Novgorod) 的「大市集」在十九世紀中葉，尙爲人們所利用；每年春季，總見紅膚人從各處會集到此地；其時戰士們宣告休戰，大家交換貨物，實行體力與智敏的角鬪，以其所有，相互賭博，他們很可欽佩地使用世界通行的表情語 (Langage de signes)。如果氣候的情況比較順利，如果接近的民族比較有合羣的心理，近代的城市便會產生於這個公認的區域。

一切事物都是相對的，獵物，魚類，家畜或農田比較富饒的地方，不但團體強大，即食物也必豐富。城市的未來位置即顯露在各種生產中心的自然會合點；距離與吸引力成正比例，活動總以最少力量得最多交換的路線進行。有時，擇爲和平會集點的區域，普通總有意地留着不住人；這就是平坦的荒野，森林的邊緣，不生產的山巔；例如聖東全 (Sainonge)，白利哥 (Perigord) 與汪古摩阿 (An-

Soumois) 邊界上的拉濟埃爾 (Latière) 市，即在灌木與小松的中間；荒漠之地忽然有人聚集，忽然又讓野獸徘徊。表面好像世仇，其實心裏富有友情的山居者——龍格爾 (Roncal) 的西班牙巴斯克人與白來都 (Baretous) 的法蘭西巴斯克人在比里牛斯山頂以雨雪領域的彼得·聖馬丁 (Pierre Saint-Martin) 爲交換貨物的市場。

最初的工業普通隨這些初步的商業而起。琢磨武器與工具的燧石塊，製造陶器的黏土層，鑄印地安人煙管 (Calumet) 的煙斗土，鍛鍊或鑄造首飾的金屬，美的，用作裝飾品與貨幣的貝殼等，都是吸引人的物品，假如這些場所，地位便利，又是供給食物的中心，那末，一切要素都將匯合來，使其成爲永久的城鎮。

有時是「未知界」的恐怖與神祕的奇蹟，決定了人民的住居；他們往往爲恐怖對象所誘引。如地縫中揚起如自神明鍛鍊雷火的熔爐中噴出一般的水氣；岩石間發出不可思議的如精靈譏笑聲音一般的回聲；地球某角有特殊而一時

不能解釋的現象：如天上降下鐵塊，岩石中噴發火焰或泉水，空間結成人形，到處翱翔的浮雲等，宗教就會聖化牠們，在這裏建造美麗的神殿，誘引四方虔誠的信徒；在別的觀點上，這種神聖的地址，如有特殊的條件，一個麥加（La Meque）或耶路撒冷（Jerusalem）便出現了。最後，人與人的恐懼也指定了很多居民的聚合：有深的海峽與陸地隔絕的小島，圍着沼澤的丘陵，緣以絕壁的孤岩，也是居留與隱身的地方。

九 小徑與大路

從兩個或許多人羣互生關係之後，交通的道路即開始產生，起初是粗陋狹小，那是不用說的，但也足以稍稍改變自然的光景，予自然以一種特殊的情趣，生活其中，認識其中一切奧妙的人在這裏感到非常溫存的親密。時常曲折的（爲

什麼時常曲折呢？小徑以不平的弧線，（平原上是長的緩的，斜坡上是短的驟的，）蜿蜒地面，步行者於無意間，總喜歡沿着那些循自然的幾何線而與土地一切波動湊合的相續的曲折進行。藉着默許的同意，行人的兩足，總依最少力量的法則，同走一樣的道路；如果環境的狀態沒有多大變更，民族的世代雖然繼續更替，有時爲征服者，有時爲被征服者，而道路則仍一世紀一世紀地維持其原有的舊線。暫時的潞水與泥土的傾坍有時迫令行路者劃成側向與非常分歧的小徑。別處，若在泥土或鬆疏岩石所組成的丘陵上，道路則如山礫一般，成立於多草而其上混着樹枝的斜坡間。下面，溪流中放着距離有定的石塊，以便行人乾足過水。這一切含有人類改變自然作用的偶然的變故，都無限地增加生活的詩意。

在別的很多地方，人類只要隨着動物的足跡或指示，便能成立網形的道路。熱帶的森林中，土人只利用象，豹，或其他野獸預備好的間道就好了：爪哇島（Java），蒲伊當曹（Buitenzord）上的全倍（Gédé）火山若沒有犀牛（Rhinoceros）

開闢寬路直達噴口，是無法接近的。沙漠之間，動物的足跡引人到泉水與江河的淺灘。至於海路，一般船戶非但以合規風「定風」(Alize)「信風」與輪流風，指揮他們的船舶，而且要依飛鳥的方向，轉動他們的帆船，在汽機沒有使船舶獨立以前，海洋如陸地一樣，其激盪的波濤間也有歷史的道路。

人類工作最古的紀念物是路線：加爾底亞與尼羅河兩岸的可寶貴的煉磚堆，若與這些小徑比較，只是昨日的產品罷了。萬人所共踏，實際由千百種不同的足跡所積成的這些羊腸小道，總借用山嶽的峽道，豁谷的迂曲與丘陵的背脊；總發展於地勢所指定的地點中間。然而，在原始時代，一般旅行家爲避免沼澤，污泥，密生植物的厚叢或敵人的埋伏處起見，都喜歡沿着能眺見兩面斜坡的山脊進行紹倫吉(Thuringe)的蘭斯坦(Rennsteig)是歷史上最著名的古路之一，自各河谷的道路漸次建築以來，已被人們遺棄了；雖然散步者還時常愛牠，但近代的文明卻已需要平原的大道。

十 遷徙與商業

很多所謂「野蠻的」部落知道在瀑布，懸崖，甚或山谷之上，建造橋樑與滑道（Glissirze）他們確有建築的知識與大膽。有好些地方，特別是西藏東部，與印加人（Inca）所居的美洲①用爲通過斷崖深峽的「奧羅伊阿」（Oroyas），「大拉比大」（Tarabitas）與其他種種「懸橋」（Funiculaires）可以說是古時文化程度高於今日的有些民族所遺下的建築。許多蠻族——如聖大麻爾大，納瓦達山的阿盧阿可人（Aruacos）——還保存着的確是原始的建築樣式，例如他們把交互斜在兩岸的活樹連以葛藤，組成粗陋的橋樑，供人行走。

一般文明人，因目擊近代交通的情狀，都以爲我們的祖先好像完全沒有遍

① 即現今的秘魯，——譯者。

歷世界的方法似的。這其實是一種錯誤。我們的祖宗——原始人，雖然沒有運輸器具，卻知道利用他們的兩足，今日被視爲例外的徒步遠行，在當時卻是普通的事實。當部落全體移動的時候，後面跟着他們的羸弱者與負傷者，產婦在途中樹蔭或其他隱身處休息少許時間或數日之後，也便隨後跟追上去，與一切人同行。騎馬在優良小徑上旅行的人們多少次見到印地安人整日跟着他們在厚密荊叢中行走，如野獸似的躍過障礙，如蛇類似的滑過葛藤等令人驚異的景象呀！那些土人就藉這種容易轉動的能力，與沒有財產限制他們定居於一處的機會，往往成羣地向氣候與產品完全不同，而距離相隔數百里的地方遷徙。美國人種學者的研究得到以下這種奇異的結果，他們發現到同一語言的部落散佈於橫自蕃古注島 (Vancouver) 至佛羅里達 (Florida) 直自加拿大 地中海 (Mediterranean Canadienne) 至塞拉馬德山 (Sierra-Madre) 的廣大區域間。移居者在他們侵略，逃避或單單娛樂的旅行中，那樣知道戰勝空間，簡直可以說是一偶

然」支配着人羣分佈。同樣，我們的舊大陸上，俗曆紀元 ① 第四世紀以後，高盧（法蘭西古名）與伊比利亞（Tiberie）半島（即西班牙）直至非洲沙漠邊境諸地，不是也有自高加索與天山來的民族麼？

所以，全世界早就散佈着道路之網；這裏，是攀登山嶽的小徑，那裏，僅是岩石上的足跡，崎嶇道上的深轍；別處是草原間的羊腸道，再別處是流動的海路，我們的祖先雖然不大認識各地方的位置，卻也能猜到到達傳說之區所應走的方向。
〔岱木倫（Demolins）語〕

但很多地方的原始蠻族卻有充分準確的地理觀念。近代的旅行家往往遇到野蠻人，在沙上或紙上，指導他們應走的道路，並註明各路的方向與大約的距

① 即哈得遜灣，——譯者。

② 指耶穌紀元，——譯者。

離。上面述過的阿盧阿可人皆以「地理學者自誇」。達·普勒得 (de Bretes) 語。他們的僧侶把宗教、家譜與地理教授兒童。距今一世紀以前，自尼日爾至阿特拉斯 (Atlas) 山脈間的撒哈拉地圖幾乎完全由黑人、亞刺伯人與土阿來格人劃在石上或沙上製成。新近，——或者今日猶如此——加羅林與麻紹耳 (Mashall) 羣島的領港者有一種以貝殼或小石代表島嶼，由方向不同的細枝指示方向，距離與潮流而名為「美陀」 (Mado) 的真正的地圖。布滿暗礁的托列斯 (Torres) 海峽，過渡非常危險，在很久的時期中，馬蒲印 (Mabuing) 與蒲龍 (Baron) 諸島間，只有一個航海的土人做嚮導。

貿易不絕地維持着各部落——即最定居的也是一樣——間的關係。產物，商品，神話，思想等的交換，非但時常由戰爭的俘虜（大部分終於成爲戰勝部落的繼承者）來完成，而且還有特別的種族，得他們有用工作的幫助，往往能任意

旅行，無意中做起各人羣間的媒介。一切習俗都有變成宗教儀式的傾向，即在屠戮的戰爭中，這些自由的旅行者——男子或婦人——也有神聖的性質。任何時期都有今日勞動者所稱爲「走江湖」的人，靠着這些飄泊者，世界的教育纔發展於人們所意思的範圍以外；一切事物與思想都漸漸地從地球的此端傳達到彼端。

時至今日，我們很難想到經商的部落，在人類歷史中有過如何的貢獻，因爲，自從有了信差，驛使，郵政，電報與其他近代的新發明之後，負販與飄遊的商人在傳達消息上說，已失了他們的重要；他們不過是往昔受尊敬，今日被嫌惡，被輕視的階級的遺跡罷了，他們在人類的發展途中的確佔過主要的位置，因爲使人類知道彼此間有共通血統關係的，就是他們。例如某宣教師敘述蒙古人喜好招待外人的風習，舉出很多的確可以注意的事實，客人一方爲外地消息的傳達者，同時又爲送信與代辦事務的使者，如何不受熱烈的歡迎呢？雖然這些所託的小事

遲至數月，甚至數年纔能辦完，但結果總可以達到目的。同樣，墨西哥的印地安人爲完成某種簡單的委託或爲滿足某種私願，情願在加利佛尼亞灣沿岸至特赫安得伯克 (Tehuantepec) 地峽間，作數月徒步的旅行；對於他們，時間是毫無價值的。

羅馬尼雪爾人 (Romanichels) 或波希米人 (Bohemians) 的例子指出旅行部落在命運上所完成的特殊進化，自從各民族不需要這些商業的甚或學問的——因爲在很長的時期中，只有他們知道療治家畜與人類的疾病——中介之後，他們即常爲衆人所擲揄。暫時把齊加納人 (Tsiganes) ①何時入歐洲的問題放在一邊，我們可以間接在他們同血統的印度旁遮利人 (Bandjari) 與波文達人 (Povindah) 中，求出這些浪遊家族團體的風習。不久以前，他們對於人的大

① 即波希米人浪遊民族的別名——譯者。

貢獻，使大家引他們爲良友；他們一到某地，某地的人民卽趨前歡迎，在互相交換問安與祝福之後，卽向他們詢問種種消息，當大人與旅行者商議買賣的時候，兒童玩弄分贈得來的玻璃小玩具，少女把手掌伸給遊歷的婦人，以卜未來的運氣。可是，今日，波希米人在歐洲已被列於人類之外，一般人民視他們好像是鼠疫的傳染者，限他們紮居村外，並且造出種種猜疑與殘忍的警察條例監視他們；禁止他們經營正常的商業，卽催促他們走上竊盜與劫掠的歧途，甚至有些區域，以整批的流刑驅逐他們。這就是十九世紀中葉，巴斯克與裴阿恩（Basque）諸地所採用的方法，這就是十足地表示我們近代社會不能爲善的恥辱。

卽在今日，昔時爲自由旅行者所經過的道路，非但由地勢的起伏指明，而且還有發現於互市地點與寄宿古站的商品爲證。如北美的「毛皮獵人」（Chasseurs de fourrures）在許多地方暗藏軍器與食糧一樣，史前的歐亞商隊也在沿途一定的距離間，埋放貨物於地下。關於這野，現在已有很多遺跡發現了。藉着這

些發現，學者纔能重擬一張歐洲的略圖，以示史前的民族自大陸此端走到彼端所踏成的路線，例如高加索至波羅的 (Baltique) 海，頓河 (Don) 流域至多瑙河 流域，亞得里亞海經過阿爾卑斯與喀爾巴阡 (Carpathes) 二山的低地而達琥珀 區的諸大路，經過梭內 (Saône) 與塞納 (Seine) 兩河流域的高盧路線，以及經過巴斯克海邊凹角峽道的伊比亞半島的入口。至於東方則有所謂「絲路」(Route de soie) 與「玉道」(Route du jade) 的歷史路線。

如自由的旅行者能在戰鬪民族間無礙地經商一樣，有些自由的地點亦得大家一致禁止，不准有敵視與衝突的行爲，這就是市場。地位生得好的地方雖有時在正式的盟約之下，被選爲集合的場所，但商業的來往總時常自發地產生於自然所指定的適當地點，默許的同意正適合於原始人多疑多慮，一有警報就可即刻破約的特性。任何時期，任何地域，都有交換與相遇，即敵人也喜歡於此相見的自由場所。在下摩洛哥 (Sous-Maroc) 境內，集市的一日不准復仇，爲大家所公

認的原則。

有人居住的場所，常有行人行走的道路，人們集合的搭幕地與市場，都是和平的表現，但戰爭也因各種利害的關係流行於人羣之中，初生的工業一方助成進步同時又供給大家欲望的所需，使各民族在互助與鬪爭上獲得更強的力量。人類漸次進步的主要證據都保存在隱蔽的，自有穴居者以來即有石灰凝結體與岩石庇護的洞穴中。

十一 工具與武器

當人類只有自然的武器如肌肉、爪牙，甚或借助於樹枝與石塊的時候，他們不得不以樹上或有抵抗野獸之避身處的森林，為他們主要的住居地；他們大部分的食物也只好取給於植物界中的樹葉、珠果、樹皮、莖根、塊根。但經過了無數的

年月與世紀，各人都貢獻了自己的經驗與進步的所得，待原始的亞爾几米特 (Archimede) 知道從普通石塊中認出尖銳燧石的時候，人類即成爲猛獸的敵手；他們纔能從樹上的住宅下來，與猛獸立在對等的地位，以石斧對抗堅爪與利牙。於是他們再也不必逃避了，他們的習慣與命運，從此受到深刻的變化。

自人類成爲猛獸的競爭者，善於作流血的鬪爭之後，他們即從劍虎 (Machairodus) 與其他動物那裏，學得飲血的習慣；他們知道碎肉爲食，製皮爲衣或爲氈毯，以比較堅固的腸筋替代草索或葛藤。不論他們是否因植物質食物的豐富或特別嗜好和習慣，依然留爲蔬食者，或因狩獵結果慢慢變成肉食者，或不拘蔬肉的雜食者，他們卻已知道依自己的利益耕作土地，如戴才 (Thése) 與赫邱利 (Hercules) 一樣，成爲消滅怪物——與人類爭奪領域的怪物的能手；人類的新時代於是誕生了。當他們改造粗石，把石塊削成尖銳或帶齒的武器，並製造棍棒，投石器，弓箭，標槍，吹箭筒 (Sarbaccane) 的時候，他們已獲得可靠的物質能

力；此後雖有猛獁（Mammoth）柱牙象（Mastodonte），穴熊，穴獅，鱷魚與蛇類，也不能阻止他們成爲諸動物的主宰或至少爲其可怕的敵手，至於不可捉摸和無法撲滅的動物，如小蠅與其他無限小的東西，則在例外。

人類從工藝初生時所使用的原始工具，似乎僅有很簡單的起源。他們利用了隨手即得的自然物之後，一定知道比較，選擇，與用心地保存那些幫助他們戰勝的武器與他們所看重的工具；次則，他們測驗形式，考查某種彎曲能使工具格外有力，某種尖銳與鋒利能更有效地殺害敵人。他們研究木材種種不同的特質，枝椏的曲性與樹根的硬性；他們由經驗認識某種原料適合於製造射擊物與衝

① 希臘幾何學者（紀元前二八七——二二二年）此處指天才者而言——譯者。

② 希臘半歷史半傳說的人物——譯者。

③ 希臘英雄——譯者。

擲品；他們就這樣發現到今日文明人所不能使用而爲澳洲野蠻人普通武器的「蒲末廊」槍 (Boomerang) ①。

研究石的性質一定與視察木的種類同時並行。選擇好的投石完全是一種技術；在很多地方，土人向遠處投石，非常準確，所施的全部動作比較猿類尤爲齊整。猶太傳說中的高利亞特 (Goliath) 巨人是被石塊打開頭額然後倒地的，蘇西亞納 (Susiane) 牧人時常肩上懸着投石帶，他們都以爲自己有大衛 (David) 的慧眼與機巧。

從使用自然石塊到以石器改正石塊，其間過渡的時期一定不長，（這當然是相對的說法，因爲「有意的改正」與其相承的進步是幼稚人類經過幾千百世代方纔獲得的。）原始人製造工具的手藝：（首先不過把石裂成碎塊然後加

以漸漸精巧的切割，末了，則經過完全的琢磨（予一般考古學家以區分史前年代的資料。那些經過琢磨的最美的工具以及由漸次進步中發生出來的塑像術的傑作，都是使用改正石塊的結果，而改正的石塊也是粗劣石塊的產品。

十一 織物與陶器

土地供給石塊，同時即供給武器；同樣，我們可以說，原始人用不到發明布帛，因為「自然」無代價地以這些織物贈給他們，這至少在亞熱帶的區域是如此。這些地方，有好幾種仙人掌（Cactus）香蕉樹（Banana）與其他脂肪莖的植物，根邊繞着錯綜纖維所組成的自然織物，為今日人類所穿的布帛的纖維模型。這些纖維很容易由人的兩手理勻，增固與收緊。或以木錘敲去他們的渣屑，或把牠們浸在腐蝕性的水中，以防後來的分裂，使牠們能經久耐穿。自史前的時期以來，

一般少年的大膽者已學到模倣自然的織物，把精選與調製好的纖維，錯綜地組成一體，繼之而起的是工業陸續的進步，這由經線有時緊張，有時寬弛，有時交叉，有時分開，讓梭緯自由地滑過兩線之間的織布機，漸次獲得；自蔴而棉花而絲的一切華麗的織物就這樣產生出來。

陶器的開始也可以說用不到人類的發明；魚網間有些由太陽晒乾的泥塊或陶土片簡直是真正的泥瓶，使用起來，與海岸拾得的大貝殼有同樣的便利。另一方面，若水注在硬的地上，有時也會引出細的黏土，待經過熱烈的日光烤乾之後，顯出充分的凝聚力，結果形成可用的小磚。所以，揉捏合宜的泥土，予牠以相當的硬度，以壓力抽去牠的水分，用手掌摸勻牠的表面，或鑄塑承容的凹形，然後把牠放在太陽之下，使牠漸漸固結……等觀念，自然會發生的。一代一代，經過無數年代無數世紀纔能確定的原料的選擇，手工的技巧與日常的經驗終於使工作達到單以手工所能達到的完善程度。

但是，不論早遲，終有一種強的助力來幫助陶器製造者的兩手。經過幾千百無意的觀察之後，古人終於注意到火力對於黏土質的作用。火灶的泥土，或更好一點，蓋着污泥的茅舍有時被火焚燬，往往使原始人的腦中有增加學識的機會；所以陶工的技術都從他原始的材料中得來。至於增加工作便利，使陶器圓周正確而美觀的旋轉機，大家都知道，是製造者以兩手揉捏泥塊，實行旋轉運動以後的發明，例如今日烏奧羅夫（Onolof）婦人製碟猶襲用此種舊法。我們現在在比里牛斯山，奧爾諾拉克（Ornolac）與尼羅河沿岸的陶器製造者中間，尚能找到石器時代的古式工藝。

另一種基本的發明，即為一切機械出發點的車輪，在工業上亦非常重要，今日一般考古學家還不知道將此種重大的功績，歸給那一個民族。真的，「新大陸」在西班牙人未到之前的確不知有車輪；當時那邊只有無輪的「雪車」（Traïneau），而「舊大陸」從有史以來，就到處見到美妙的車箱構在兩端裝着圓輪

的車軸上，由人或動物拖着前進，發出軋軋的聲響。這種獲得與金屬的發現是近代世界的真正曙光。

十三 冶金的工作

冶金業並不是在一切地方都循着同樣的順序而起。牠的方法依金屬鐵苗的豐富與性質以及各種人民先前所完成的進步程度而轉變。例如北美蘇必利爾湖(Lac Supérieur)沿岸的蠻人知道鍛鍊翁多拿岡(Ontonagon)鐵脈的生銅，以製造裝飾品與武器。反之，格陵蘭的哀斯基摩人，首先就使用鐵器，因為他們在海岸發現到生的隕鐵塊，雖然他們通常的工藝尚留於石與骨的時期中。西歐使用金屬器的順序普通是從銅經過青銅——錫與銅的混合物——到鐵。黑人與烏拉人開始即利用鐵器，歐亞的「雅利安人」所以能成爲鐵匠，就是他們從

東南兩路傳授過來。

起初一般人都以為隕鐵，所謂天上落下的星的碎片，是慈悲的上帝特別贈給萬民的禮物，在很多地域竟是冶金業的出發點，〔勒諾爾曼 (Lenormant) 語〕此種金屬只要稍加熔化的工夫，就足以製造一切種類的工具，遠古的發明者所以能獲得冶金術的初步知識，就靠這種「神授的」機會。這就是埃及人指鐵為「白安普斯」(ba-empso) 「天物」的意思，也就是「青天」(Firmament) 的舊學說，以天體為鐵的穹窿，不時跌下碎片的道理。希臘人予鐵以「西岱羅斯」(Sideros) 的名稱，的確是從「西岱拉爾」(Sidéral) (星體) 一字發生的；在他們看來，隕鐵不過是一種最高蒼穹分離出來的小星罷了。從歷史發端以來，埃及即知有此種金屬，因為人們在開奧普斯 (Khéops) 金字塔之內找到一根人造的鐵棒；但一般埃及人，或者因為疑懼近代發明品，或者因為恐怖投擲隕石的神明，以鐵為不淨的東西；惡神帝風 (Typhon) 即以此種金屬的武器殺害善神奧利西

斯 (Oris) 在濕潤的氣候中很快地蝕壞鐵體的鐵鏽，皆被視爲凝結的神血。雪利曼納 (Schliemann) 曾在脫羅亞 (Troie) 廢墟中發現到一種以隕鐵製成的極古工具。

然而鐵匠與鑛夫的這些工程，已使我們能在大多數地方的文明上，指出一種與歷史家所認識或至少所瞥見的世紀很相近的時代；耕各處博物館中所蒐集的無數證據，一般考古學家已開始設法鑑定其日期。例如克羅西亞 (Croatie) 的格拉齊那衣 (Glasinai) 即給我們以二萬左右的石器與銅鐵製品。

十四 藝術與藝術家

史前時期所完成的各種工業的進步，在重要上說，的確超過真正歷史所記載的，我們可以無疑地相信，個人傑作的愛好，與勞動者熱情的喜悅，一定會使自

由勞働的伴侶——藝術，發生出來。在這些最初的時代，每一小社會只部分地區分其不同的機關，藝術大概還沒有生活於羣體以外的特別能手。在生存的需要上，各人是自己的供給者。遇着危險的場合，各人是自己的防禦者，同樣，在藝術上，各人也是自己的裝飾者或藝術家。

當原始人隱在荆棘叢或匍行枝草間窺伺獵物的時候，他多少次見到動人的情景，深深地印在他的記憶中呀！兇猛的貓屬^①以謹慎的步驟，張牙舞爪地準備咬人，厚皮動物^②以長鼻捲樹，拔根離地，敏捷的鹿屬在森林空地上，誇示其長角等，那一種對他沒有影響呢？夜間當他坐在閃爍的薪火之旁，臥寐夢想的時候，這些強烈的印象即會重現於他的腦際，以後，總有一日，他將以圖畫去表現出來。

① 虎等。——譯者。

② 象類。——譯者。

藝術家隨自己的興趣，用一塊燧石的斷片，把感動他的動物的姿態，刻畫在武器的柄上。他這樣給予武器的「價值」完全是精神的；真實而沒有利害關係的藝術是偉大的藝術；當藝術家彫刻一個肖像掛在愛人頸下，或以「圖騰」的動物形狀裝飾在家庭的柱上，這是他高興如此，別無所求；所以，藝術是從生活的情况中生出，並沒有所謂「超人」(Sur-homme)的創造者。即一般「創始者」(Initiateur)亦不過是熟悉自然的人(Initié de la nature)沒有所謂離世獨立的特別起源。

無疑的，藝術的工作往往能獲得一種魔術的與宗教的價值，甚或由「他世」的觀念所引起。詛咒的形像——單就此種魔術的作品說——在歷史人的心理上，已施過極大的影響，可見這些神祕情感的發生已經很古。從此我們可以相信原始人在某種生物——如希望獲得其皮肉的動物，及仇恨或愛戀對象的男女——的形像上，實行某種善意或惡意的動作，他無非以為這樣一定能造出更好

的機會。

當工作餘暇的時候，初民必定在雕刻(Sculpture)與蝕刻(Gravure)之外，尋覓其他藝術的表現；有色的泥土與好些果實的濃汁，即是有用的畫料，在岩石的內壁用以描繪他們見過的物品與悅目的形體。植物，鳥類與貝殼等變化無窮的形狀特別助成原始民族與今日各地未開化土人的藝術趣味的發展；生在最美麗自然中間的巴布阿人(Papou)知道以美妙的技術，裝飾他們的工具與茅舍，使一般人類學家見到，無不驚異。在澳大利亞西北境格來納爾(Glenelg)沿岸，格來(Grey)曾發現到好些彩色的——白，黑，黃，紅——真正圖畫，外面塗着如漆一般的樹膠，這是已經滅亡的土人的作品。同樣，在馬利支堡(Maritzbourg)與布黎姆方坦(Blamfontein)的博物館中，人們也能見到，自南非運來，由「荊棘人」(布西曼人(Bushman))或桑人(San)繪在黑色岩石上的圖畫。其中最大的一幅作品含有三十八個人的與動物的面像，以四色畫成；圖中的描寫非常活潑，

表現桑人劫掠家畜，加弗爾人（Cave）攜着標槍與圓盾，隨後追擊的情形。

我們歐洲博物館所陳列的，只有刻在獸骨或象牙上，表現動物動靜態的小蝕刻。內壁未受不正氣候腐蝕，未遭鐘乳石（Stalactites）覆蓋的洞穴中，尚保有原始人的繪畫與浮凸的大雕刻。人們很驚異古人怎樣能無礙地在絕對未經琢磨的岩面之上與草火的微光之下，以純粹的記憶，刻畫動物的形像。這些遺跡就可證明當時藝術家的習慣，他們白日一定在容易腐敗的材料上，作過很多的草稿。我們現在所見到的，只是古人所畫，所雕，所刻的作品的最小部分罷了。

十五 繪畫與文字

在這種種表現之下，繪畫如蝕刻及雕刻一樣，含有幾種用處。人類與周圍自然共同生活的要求，創造力的充溢，個人的發展都能夠產生繪畫，而且表示古人要以形體表現想像動物的宗教的需要；不但如此，牠還是一種文字。牠或者是部

落極短時期中各種事變的敘述，或是全種族長期的年鑑。尤其是北美野蠻人畫在獸皮上的圖畫，有時只是一種簡單的人名錄，一種今日文明各國的麵包商與其他日常用品小商人還繼續使用的簿記。最後，各種圖形，在許多場合中，竟是真正的會意文字 (Idéogramme)；因此，我們應該特別研究圖畫表現言語的作用。

來才齊 (Les Eyzies) 博物館有好些古石器上刻着許多凹點 (Orpules)，大概是文字最初的發端。在格羅才爾 (Glozel) 發現的有些與馴鹿形像一起刻在同一骨上的記號，或許是一種文字，一切古的字母或許能從此中推究出來。據畢安得 (Piehe) 的意見，人們在馬斯達西爾 (Mas d'Azil) 洞穴史前地層中所獲得的「有色礫石層」(Assise à galets colorés) 的繪畫是直接產生於馴鹿時代之後，大多數為赤色的條帶與圓圈，似乎是指示數目，又像是表現事實與思想。刻在印伐諾 (Inferno) 與風大那爾白 (Fontanalba) 山谷岩石上，使附近湖

水獲得「神異湖」(Lacs des Merveilles) 之名的碑銘，呈有工具、動物、農業的工作等形像，可爲此處山嶽古代居民和平生活的證據；這不但是最饒趣味的藝術作品，而且是一種象徵文字的遺跡。誠如逢·伊海林所說，文字是與家畜的私有同時發生。畫在活的牲畜皮上的有色表識是最初文字的記號，最初供人書寫的東西是活潑地散步於牧場中的牛羊。嗣後，死的獸皮保存神聖的文獻：各國條約，寫在這上面，法律也寫在這上面。先有這些爲最初猶太人與羅馬人所用的粗劣物質，然後纔有通行於柏格姆 (Pergame) 學者間的羊皮紙 (Parchemin)。

除表現人物與周圍自然物品的真正繪畫之外，原始人尚以各種圖形，平淡的顏色，簡單的或交錯的直線或曲線，作爲裝飾之用。對於這點，我們可以觀察各部落知道發現的裝飾物的形式，以定其藝術發展的程度。例如原始的澳大利亞人與未受回教影響的黑人尚不知應用渦線形 (Volute)，而波里內西亞人與那

些文明普通低於非洲人的美洲土人卻有極進步的裝飾藝術。圭亞那與亞馬孫的野蠻人認識螺線 (Spiral) 與「希臘紋」(Greek key)，他們喜歡多角形，知道接合各種形式，描摹極複雜的相關線。他們以交錯與對立的方法得到與亞刺伯藝術同樣悅目的圖畫。在藝術產品最顯著的馬得蘭時代，裝飾的幾何繪畫，還非常粗陋。迄青銅時代，纔開始有進步的表現。

十六 音樂

我們在人類住過的洞穴中，只找到一種真正稱得上樂器的小笛，我們知道許多動物既然那樣易受音樂的感動，鳥類歌唱又美妙到那樣程度，說往昔的原始人，不以音樂和着身體有節奏的動作與合調的步法，——如今日的蠻族一樣——消遣他們的餘暇，那的確是很可驚異的。音樂對於動物的作用是一種經驗

的事實：囚徒馴養蜘蛛，印度人教導蛇類，使其合節地搖尾，軍樂如鼓勵軍隊一樣感動戰馬等……都是極熟悉的例子。據蒙古人說，一個奏「凡華林」(Violon)者，以其樂器的悲慘音調，使駱駝滴下眼淚。

任何傳說都比不上奧爾斐(Orpheus)傳說的真實：奧爾斐彈奏他的五絃琴(Lyre)使猛獸離開巢穴成爲人類親密的伴侶，甚至喚醒岩石的靈魂，使牠們自行並列，自建城牆，自成都市。這一定含有史前時期藝術的「人化」(personification)作用，我們從此可以準確地斷定奧爾斐的五絃琴對於人類進步的貢獻，必較赫邱利的鐵棒爲大。我們雖不知道遠古時期遺下什麼東西，但農人引導家畜到飲水場時所吹的口笛音調與大多數隨時隨地改用新詞的田園歌曲，是有史以前的遺產，卻是無可置疑的。歌曲若不是節制情慾，調和日常生活，規定思想與行爲的東西，究竟是什麼呢？歌謠，舞蹈，啞劇(Pantomimes)以及含有傳統性質的故事，到處是文學的開端：人類得入藝術的領域，就以牠們爲出發點。

從原始時期以來，音樂在表現情感與喚醒人類的理想方面，曾有過很可驚異的進步，近來在輔佐日常工作的任務上漸漸失去牠的重要。今日只有在費力的勞働——如大船絞盤的迴轉，造屋的填基，或麵包匠的攪和麵粉等——尚有歌聲的存在；餘則幾乎到處都是「皮斯東」(piston) ② 「通動機」(belle) 與機輪的雜音來代替人類的歌聲，小笛與「凡華林」的奏弄了。從紡織機器盛行以後，婦人手轉紡車，口唱美曲的現象漸漸消滅了，今日是工場的暴聲淹沒喉頭的音調。往昔實施苦痛的手術，皆伴奏減少痛楚的小曲；文身，割禮，穿唇等，因有合節溫雅的聲音，受者纔少感苦痛，在有些地方，婦人生產時，當唱歌曲，即在喪禮中，泣婦有節奏的，時高時低的掣哀，也會減輕失望與喪期的憂悶。音樂往往用作安眠思想，使人從意識境界漠然轉入無意識狀態，終至浸潤於生活溫存的印象。

● 機器汽洞中上下擺動的活塞——譯者。

中。黑人叩他的「鎗鎗」(tam-tam) ② 或他的「馬倫叭」(Marimba) ③ 歷數小時而不稍懈；他就以這樣的音樂通知遠方的朋友，與遠方的朋友談話；他知道這裏所打的鼓聲，那邊一定有一個知己或自己的戀人會了解他的用意的。

當深識人心的耶穌會 (Jesuites) 傳教師，來往美洲各江河的時候，他們總不絕地合着櫓手搖槳的音節，引吭高唱他們的最熱烈和最和諧的讚美歌，希望隱在兩岸荊叢中的印地安人聽到他們的歌聲而受感動；最後達到成立巴拉圭 (Paraguay) 教國的宣傳事業，是從靜寂江河的反響，一灘一灘地，傳送歌聲開始的。從這個時期以來，多少旅行家不能借助於他們完善的武器，卻以他們粗劣的樂盒 (boîte à musique) 手風琴甚或兒童玩弄的小笛，救了他們的性命！

Wo man singt, da lass dich ruhig nieder,

② 鑼的一種。——譯者。

③ 鼓的一種。——譯者。

Röse Menschen haben keine Lieder. ①

當黑奴從非洲各部分，運往美洲殖民地去的時候，他們各講各的土話，不久漸次失掉母國的口音，同伴間不得不用他們主人的言語；同樣，當他們與「新世界」那些未遭殺戮的土人發生關係的時候，他們也沒有方法互相談話。然而美洲有很多地方，兩人種間的接近，完全靠着音樂。不管人與人的反感如何，非洲的樂器，於很短的年代中，一直普及到那些好像隱沒於原始大森林中的蠻族；「鑼鑼」與「馬倫叭」把膚色差異——這點比較戰爭還利害——所激起的憎恨漸次消滅於無形。危地馬拉的拉地諾人（Ladinos），如果聽見被輕蔑的黑人是教他們演奏樂器的先生，一定非常驚訝！但他們仍與剛果黑人同樣興奮地玩弄樂器——雖然他們的表情較不歡悅。故哥比諾說：「藝術的天才是從白人與黑

● 這是賽末（Seunao）一八〇四年的詩，大意是：歡聲歡迎你的地方，你居可安心，一致的合唱中定無惡人——原註。

人的結合中產生的。』

十七 節奏與工作

音樂的節奏也是經濟的一要素，因此牠在文明史上佔着很重要的位置。例如璧雪爾（Karl Bücher）對我們說，使勞働帶着節奏的音樂與跳舞同時鼓起勞働者的勇氣，使他們的工作，可以做好，予他們以不絕地激發創制力與毅力的創造的快樂。鐵匠高興在鐵礎上合拍地打擊他的鐵鎚；木匠喜歡以均等的時間敲釘與鉋板；至於桶匠則使他的木桶如鼓一般的發聲。單獨的個人受工具合節音調的刺激與麻醉，努力於工作，即最輕的，幾乎聽不見的織針的聲音，直至靜寂而發光的物品的微動，都足以予勞働以生氣，使其成爲生活合規的機能。

許多人若聯合起來共作一事，在各個工具的聲音之外再加上合拍的音調，

節奏的效果自然更大了。那時，沒有一個勞動者能脫離共同的努力；肌肉受着合節調子的激動而緊張；大家既然一致工作，自然只能一致休息。鋪路的工人時常調節他們鐵鏈或木槌的聲音，他們稱所用的工具爲「姑娘」的確是最自然的比做，他們在反響的路上工作，恰像與美女跳舞！摩洛哥的泥水匠，建築連層的泥牆，循着規定次數的音調，順序勞動。不久的將來即在歐洲最偏僻的地方，都將見不到的打麥者，也三三有定地打枷，若配以其他自然的聲音，尤其是南方的蟬聲，他們的想像中又不以這是最美妙最悅耳的合奏麼？

在江河或大洋中，水手的搖槳與執竿者的行動，一致構成很完全的諧和，船舶上迴轉絞盤的人以及拉繆者都以合節的音調，促進大家筋肉的努力，使共同的工作，增加力量。呼叫，歎息，短聲，與高低互替的音調，和諧地交互連續，有時發展爲真正的歌曲。現在東方農人的鋤地，仍合羣地循着一定的拍子，使用農具，這種拍子，往昔，在愉快自由的時期，由一個少女的笛聲，鼓聲，歌聲或舞蹈來規定，在

述人 (assyrien) 或「法老」(Pharon) ① 壓迫的時代，則由鞭笞與棍棒來指揮。

最後，大家都知道軍隊的「步伐」大有影響於軍士的行路；同樣，繫鈴的動物較其他無鈴的動物更有耐勞的能力；金屬的響聲幫助牠們工作，並且以被選爲牲羣的先驅或駕車的首領爲光榮；繫着響鈴走在馬羣之前的驢，大概以爲自己是底爾戴 (Tyro) ② 一類的「人物」。所以音樂，合節與交互的聲音對於工作的「律動」(Puls) 有良好的影響，到處都能見到。此種音節，大概因生命無意識的作用，由另一種「律動」——血脈的節奏——來決定；心臟的悸跳使全身的組織皆起活動。

① 埃及古王號。——譯者。

② 雅典詩人嘗以詩歌激動斯巴達人的勇氣。——譯者。

十八 文身

原始人還在自己的身體上施用藝術。世間固有不穿一點衣服的蠻族存在，但不裝飾身體的土人卻從未見過；如果地球上，尚不想裝飾自己的孤立人類，那分明是被詛咒者與絕望者。在普通的生活上，往昔與今日一樣，人總時常設法使別人喜歡或至少使自己高興自己。

喜悅的注視，豔媚的微笑，健康與體力的狀態常不足以使人類滿足美的要求，另外還需要種種裝飾品來增加外形的情趣；的確，原始人正如今日文明社會的平庸者一樣，往往孜孜不倦地要美化自己的身體；有時爲修飾頭髮，竟費數小時的長時間；趨向時髦——如選擇羽毛，荊棘，種子，小玻璃品，布帛等等能使身體增彩的種種——的熱度往往超過狩獵或戰爭。黏質與有色的陶土，植物的液汁，

如「日尼巴」(Schipa) ①與「露孤」② (roucou) 等爲很多蠻族最珍重的商
品。

原始人使自己美化，或現出可怖的形態，除身外的方法之外，尚用身體不可磨滅的標識，如傷痕，刺痕，肢體的割除，文身與繪畫等。每一民族對其他的民族，每一部落中的個人對其他的個人皆欲確定個性，誇示起源，宣揚光榮，表白野心，使自己在時間的記憶中永存不滅。

今日的文明人有護照，身分證，勳章，往昔的未開化人把他們的職銜印刻在臉上或身上，展佈於一切人的眼前。關於這一點，原始人普通總喜歡以身體的醜化表現人品的特別；如文明人誇示其惡行一樣，野蠻人在缺指的手，落去門齒的牙牀，穿在唇上的大圈，或額邊的傷痕上，追求虛榮。有些時候，自變容貌，或

① 茜草科植物之汁。——譯者。

② 橙色染料。——譯者。

自傷肢體的人願意犧牲身體的一部分，使牠跟他的朋友到未知的世界去，或怕死者的靈魂歸家作祟，以牠爲撫慰的物品。

許多混雜的原因達到同樣的目的，例如避邪品，一方用以保護攜帶者，抵抗一切邪道，同時也是貴重的首飾；奢華的貴婦人掛在頭上的珊瑚頸圈，依她說，是衛護她抗拒惡魔的，其實，不過是誇示她皮膚的白色與兩肩的豐滿罷了。

文身，就其初步的形式說，是非常粗陋的，好像今日還有許多蠻族仍繼續實行着一樣，以後，纔漸漸成爲一種最精鍊的藝術，可是牠只能發展於居民的智識與工業固然已很進步，但仍不受衣服壓迫的區域。哀斯基摩人的不文身，因爲他們的身體完全穿着毛皮。文身的藝術家普通在皮膚上所施的不可磨滅的圖畫，首先是線，紋，或簡單的點，次則爲圓圈或十字形。額，頰，腕或少女乳上所描的小花，是優美的裝飾，往往顯出真正的藝術。經過最初驚異的印象之後，我們不得不稱讚非洲西部有些蠻族所繪的「希臘紋」，菱形，圓與角交錯等圖畫與各個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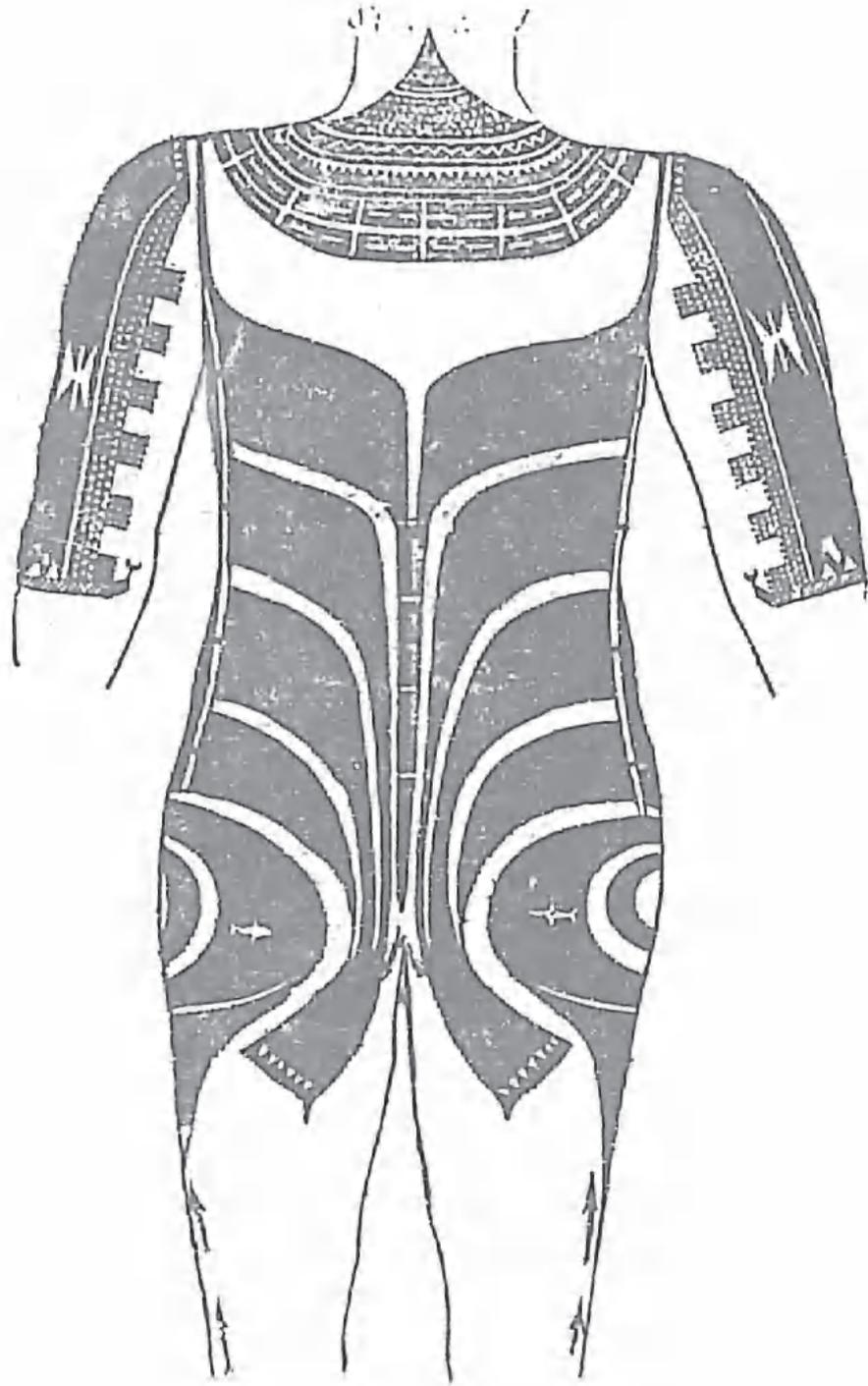
女身材相稱的美妙。

然而文身藝術獲得特殊體裁與達到最完美程度的，卻以波里內西亞有些羣島的居民與日本人爲最著。無疑的，在這些地方，自然供給豐富的植物質食料與魚類，使土人不必掛慮食物，子藝術家與受手術者以長久的餘暇；文身有時須歷青年的全期。這種長期與困難的手術往往會使生命冒着死的危險，但大洋洲的很多區域，男子之得爲男子，婦人之得爲婦人，就靠這種代價；任何不淨的手，換言之，沒有受過傷蝕的手，都不能服侍食事；任何自然的容貌都沒有受人尊敬的，可能對於有些人類文身卽是自由的標識。

是的，毛利人 (Maori) 與馬貴斯人 (Marquisien) 的確有一種可以驕人的裸體的美觀！淡紅的皮膚繪上藍色的，到處隨身體形態而變化的優美的曲線，這裏顯露線紋，那裏減輕輪廓，使人體兩半的均衡，增加高尚與優雅，終至顯現出令人注目的新形態。在一部分起源於大洋洲的日本人間，文身已獲得一種不

同的性質；他們已從對等形式中解脫出來，他們的文身，要配合人體的幾何線。全體的圖畫，組成一種特殊而動人的作品，其中繪着自由游躍的龍，透過花叢的鳥與婦人的面貌。

在現代自重社會中幾乎完全消滅，或至少卑怯地隱在



麥根西島的文男子(背面)

衣服之下的文身是一種真正適合於個人天才的衣服：牠的改變形式——即時髦——是一代一代的。但這種印入身體的衣服，在一種新的社會中，在一種隨氣

候的更替，職業的異同，個人的好惡，而隨時容易改換體外衣服的社會中，即失掉

牠的全部

意義。雕在

肉上的形

像爲的是

使人看見。

藉以激起

稱讚，戀愛

或恐怖。此

種習慣，即

在史前的

時期，當一切民族開始穿着毛皮或光皮，短套，長袍，長衫與披肩等之後，就必然要

日本式的文身



(刺在一個英國兵的背上)

被廢棄的，牠至多只能維持於殘存的狀態中，一個階級或一個團體的分子不願他人知道他們團體的祕密，有時以牠爲標識，旅行遠方通知朋友，有時以牠爲護照，最後，表現愛與恨的矢誓，有時以牠爲象徵；天主教的婆斯尼亞葛派（Bosniaques）與羅勒多（Loreto）的參禮者，普通以印在心上的十字爲暗號，就是殘存至今的文身的遺俗。文身失掉牠偉大的藝術性質而成爲神祕或虛榮的習用之後，即每況愈下地降至卑劣的田地；牠今日已不如往昔興盛的時期，牠不再是民族的歷史與其理想的歎欣的表現了。

十九 裸體與羞恥心

替代了皮肉裝飾的體外衣服，就大概說，與文身有同樣的作用。衣服裝飾人，滿足自己的虛榮，激起別人的稱讚，用意完全與文身一樣。然而今日一般道德家

服從現代的成見，留戀過去，都一致視羞恥心是人類穿衣的第一理由；關於這點，他們接受聖經的傳說：當第一對的人類吃了「一種能使人類辨別善惡的」智果以後，就立刻用樹葉蔽住身體。

如果這真是人類穿衣的動機，那末，爲什麼還有許多原始的民族，如澳大利亞人、閩哥比人（Mincopi）、波多古陀人（Botocudo）等，仍不知羞恥地顯露他們的身體呢？爲什麼不久以前的猶太人與最近的愛底渥皮亞人以及格拉人（Galla）仍以戰士男性的陽物爲戰爭無上的戰利品呢？其他的野蠻人又爲什麼使用不但不能避人視線而反引人注意的流蘇、貝殼、珍珠、紅果與小玻璃品等裝飾生殖器呢？新喀里多尼亞（Nouvelles-Calédonies）島的加那克人（Canaques）與其他美拉尼西亞（Mélanésie）羣島上的人，以及洛林梭馬該（Lourenço-mariquez）的加弗爾人，過去以及現在又爲什麼除了尖的葉鞘或布頭，或貝殼，或真正的木匣，——富的加弗爾人則用金或象牙製的小匣——包在陽物的頂端外，

別無所謂衣服呢？我們都知道在許多荆棘厚密的地方，土人謹慎地用小韜或纏腰布，保護他身體最易受傷的部分。但我們不能視牠爲防禦的衣服，更不能視牠爲羞恥的遮幕，因爲這些簡單的裝飾正能引起人們的注意咧。性的引誘力自然隨着男對女，女對男的隱蔽與裝飾而增加。羞恥有時因被壓迫而發生，而且往往隨以嬌形媚態：這就是希臘神話中女仙（*nymphs*）向柳樹方面逃避，半隱半露地（這或者是無意的）使跟追她的戀人的熱情一發而不可復遏的故事。

然而沒有一種社會生活現象，沒有繁複的起源，衣服的使用也是如此。衣服普通總用以誘引視線的，但有些時候，也是避免注意的物品，動物界給我們以兩方面的例證。如果鳥類爲激發雌性而裝飾，那末，牝犬則爲逃避雄犬而後坐，換言之，隱蔽牠的性的器官；所以婦女在適當的時期爲拒絕男子的撫摩而使身體的某部分覆着東西，也是自然的。

穿衣的傾向，在很多部落中，因嫌惡排泄物與排泄機關而發生。在非洲，臀部

較他處肥大的區域，婦人的習慣，往往遮蔽她的這個部分。關於這點，我們現在已獲得一種極重要的證據：一九二二年，在上格羅內省（Haute-Garonne）勒斯布尼（Lospunhe）地方，發現到一塊奇異的，古石器時代的小雕像，「奧利虐克時期的美后」像高一四七公厘，刻在一根猛獁的牙上，下腹已毀壞，故缺少生殖器的部分，但這個小像的特徵，是有一種纏腰布似的東西，遮蔽着臀部以下，大腿之後的部分。此種初步的衣服好像是由垂直的細帶或革帶上接橫索，下飾流蘇合成。

〔布爾（Boule）語〕

我們尤須記着，地上有很多野蠻人或因食肉，吮肉的口，齒，舌等激起嫌惡感覺的緣故，或為避免惡魔伺隙入人身體的關係，不在衆人之前，公開地吃東西。

最後，羞恥心與羞恥心所引起的衣服也許起源於女子屬於主人的私有制度。主人要遮蔽他的奴隸，在女子完全為男子私有的地方，此種風俗非常盛行，例如回教的東方，被壓迫的女性須隱蔽面貌，只讓茫然的目光顯露在外。

但是除開一切次要的或間接的原因外，我們可以說，使人喜悅的願欲，以及煽起熱情的希望，爲原始人需要裝飾的第一原因，而此種需要，在世紀的過程中，創出文明民族的衣服，終於使全身都被遮蔽。羞恥心並不是產生衣服，與助成衣服發達的原因，反之，性之原始的與特殊的裝飾卻先引起了羞恥心，然後發展羞恥心的範圍，羞恥心不過是繼在人爲風習之後的進化罷了。情感的感受性——大部分是人爲的——因普遍的風習益加敏銳。但當衣服的形式依時髦而遽行改變的時候，羞恥心也即刻發生變化。同一婦女在跳舞會中——雖然保存其自然的羞恥——顯露她的兩肩與頸部，若在街上行人衆多的地方，她死也不願作同樣的裝飾。海浴，訪問與夜會的服裝隨着各種不同的羞恥心而變化。

另外，還有一種與所謂羞恥心類似的情感表現於一切由習慣所支配的場合。廊格 (Langua) 或婆多古陀的婦人若在未掛唇圈的時候，被人不意地遇見，以爲失了體面，正如今日一般大人物沒有華麗的禮服出現於廳堂一樣。尼格羅河

沿岸的印地安婦人在瓦拉斯 (Alfred Wallace) 面前穿裙，與文明的女子在衆人之前脫裙，感到同樣的羞恥。非列賓羣島以肚臍爲羞恥的中心，故絕對不可顯露腹部；在不久以前的中國則重視兩足，中國人以談論女子的足部爲失禮，近派的繪圖時常用衣服遮蔽兩足。露膝赤腓的婦人常爲一般人所輕蔑。

昔時，一般男子皆以性部的裝飾，增加本身的美觀，因爲在那種暴烈的社會中，每個女子都能找到征服她的男性，女性個個都有爲妻的確實保證，至於男子往往因其他掠劫者先他而獲，故往往有長期缺乏異性伴侶的危險；所以他應該設法使人喜悅，以一切代價去獲得女友的歡心。塔斯馬尼亞附近，弗倫特斯 (Frinders) 島的土人，因英國人禁止他們以赭泥和着動物油塗身，幾乎發生暴動。一般青年喊道：『你們這樣，簡直使女子厭棄我們呀！』可憐這些土人直至全部滅亡，仍沒有今日該島新居民所了解的衛生與清潔的感覺。

一到近代，熱心裝飾者已不是男子而是女子了。她們在今日文明的國家中

比較男性，多有營其孤獨生活的危險；所以採覓華麗的綢緞與貴重的首飾是她們的事情，她們爲化裝花去許多有用的時間，有時爲引誘男子喜悅的視線，竟使身體受着真正的苦刑。

二十 羞恥心與衣服

然而我們可以無疑地相信，在有些場合，人類的穿衣服或蔽身物，完全是爲抵抗物質的環境的，原始人比較文明人尤其要顧到地方的情況。雨水極多的地方——如巴布阿西亞 (Papouasia) 與巴西內部的有些部分——土人普通以木葉爲原料的衣服，只是圓錐形的避雨器罷了。在缺乏纖維質植物與獸皮的區域，居民嘗以棕櫚葉爲他們的衣服。熱帶森林中的蠻族都巧妙地使用簡單的樹皮。在極寒的，有海風吹襲的地方，遮蔽身體也是必要的。然而土人抵抗兩極冰帶

附近的寒冷的能力那樣強大，他們往往能在裸體的狀態中，忍受不正的天氣。他們非但對於寒氣，好像無感覺似的，即在歐洲人立刻凍死的情況裏，還可以行動自如。有人嘗見富埃齊安人（Fuegian）裸體行走於雪下或叢下；他們的女子，在冬季的露天中哺乳，他們的嬰孩似乎一點也不感到寒的苦痛，她們很當心地離開岸上仍在戰慄的白人所生的火堆，（達爾文語）富埃齊安人若得到溫暖的毛皮，即將毛皮披在身上風吹的一邊，讓另一邊由他的身體自行保護。

但利用衣服的起源——為抵抗寒冷——也不能阻止美感的表現；不論穿衣的原因如何，其結果總是一樣的。例如格陵蘭的青年女子知道給她們刺繡的短襖褲與她們的短衫、長靴，以及垂着顏色結的小風帽以最優美的外形，另外，在宣教師勢力未到達的村落中，她們還保存着輕微地刺在頰、頰與手上的文身裝飾。阿拉斯加的哀斯基摩人——其中有些特別好美的部落——也知道配合他們多色的毛皮衣服，使全部的色調現出完全藝術的外觀。

但是笨重的油膩的，同時又是難得的寶貴的和經久的衣服，使身體不能保持清潔。裸體的民族，對於皮膚的衛生，就全體說，確比穿衣的民族注重數倍。在理性的時代，最美的裝飾，一定是清潔。



綜合史地叢書總目錄

人與地 (已出 定價六角)

社會進化的歷程 (已出 定價四角)

社會組織的演進 (已出 定價五角)

伊蘭尼亞與不達米亞

腓尼基與巴力斯坦

埃及與阿比西尼亞

希臘

羅馬

中國

印度與南洋羣島

基督教的興起

第二羅馬與喀羅林王朝

騎士與十字軍

歐洲諸國與東方民族

學術復興與宗教改革

殖民地與路易十四

法國大革命

弱小民族與民族解放

勞動國際與二十世紀

歐亞各民族

大不列顛帝國與新世界

世界人口與近代國家

財產與農工商業

科學教育與進步



0136
佩文齋
廿六年五月七日

Elisée Reclus
L' Homme et la Terre
II

著 侶 可 邵
譯 文 紹 鄭
校 剛 克 吳

書 叢 地 史 合 綜
冊 二 第

版權所有 禁止翻印

社會進化的歷程

實價大洋四角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福州路四三六號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E-4
176212

E-4

176212

